

五禮通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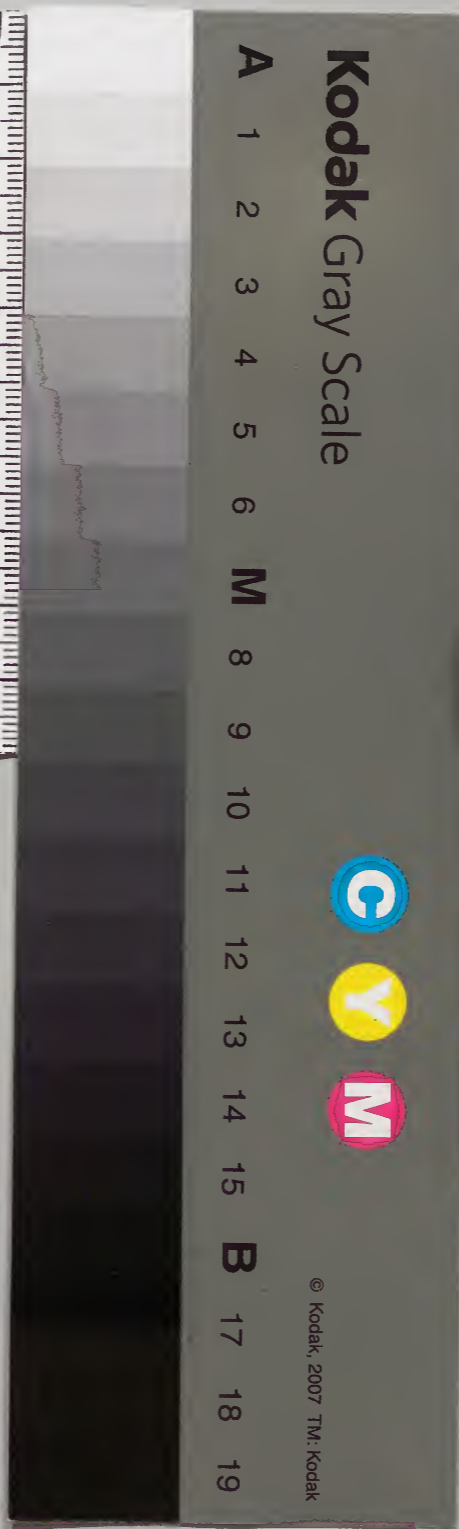
吉禮  
四望山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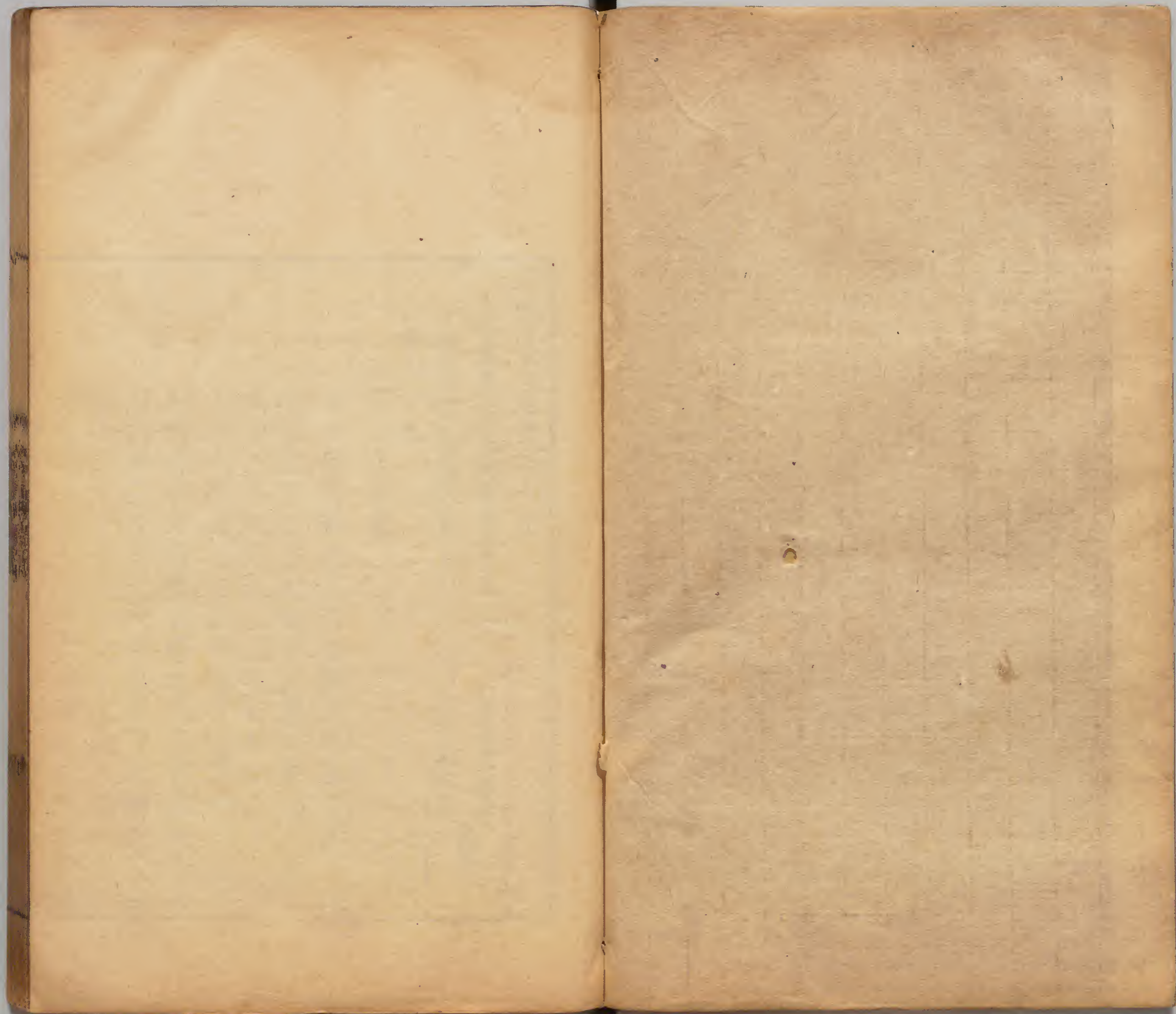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三	三	七
二	六	二	七
一	〇	九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七	八	漢
四	〇	三	書
函	一	三	門
架	三	七	類

禮  
十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37	
冊數	120( 17)		
函號	274	87	







五禮通考卷第四十九

漢書文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通運使德水盧見曾

李葆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四十九

四望山川

附封禪

蕙田案封禪之名六經無之也其事始于秦  
始皇太史公作封禪書正義曰泰山上築土  
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  
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然  
則封禪者不過禮天祭地焉耳書望秩于山  
川詩時邁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禮記曰因  
名山升中于天是古天子巡狩方嶽必告祭  
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三代既衰禮

失其傳陋儒諂諛遂為符瑞受命之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蓋春秋時已有之故管子作封禪篇然終之以詭奇之說而桓公乃止亦以著其說之足以惑聽而不可行也自始皇作俑厥後漢武光武唐高宗元宗宋真宗皆襲行之流毒當時貽譏後世斯足畏矣若所謂聖主不須封禪凡主不應封禪許懋之論深切著明雖以梁武之中主猶深信之而毅然不為况聖君賢相秉道行義什百于梁武者哉今臚其論議事蹟附于山川之末後之覽者可以鑒矣

管子封禪篇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史記正義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

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案管仲所記自無懷氏以下十二家其六十家無紀錄也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

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漢書注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服虔曰云云在梁父東山

名也晉灼曰云云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史記正義括地志云云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處義封泰山禪云

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史記索隱曰鄧

孫亦稱炎帝而登封者律歷志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黃帝封泰山禪

亭亭史記注徐廣曰在鉅平駟案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索隱曰應劭云亭亭在鉅平北十餘里服虔曰亭亭在牟陰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亭亭山在

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漢書志晉灼曰地理志鉅平有亭亭山師古曰晉說是也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

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

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

社首漢書注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二里師古曰晉說是也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

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

車上甲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

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

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部上之黍北里之禾史記注

劭曰部上山也部音臞蘇林曰部上北里皆地名索隱曰設以不可得之物應劭曰光武改高邑曰部姚氏云部縣屬常山一云部上山名所以為

盛漢書注師古曰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漢書注服虔曰茅草

有三脊也張宴曰謂靈茅也師古曰藉謂以藉地也音才夜反東海致比目之魚史記注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

索隱曰鰈音答郭璞云如牛脾身薄細鱗紫黑色一眼兩片各乃得行今江東呼為王餘亦曰阪魚漢書注師古曰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鰈

之史記注韋昭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鵞鵝西海致比翼之鳥索隱曰山海經崇邱之山有鳥狀如鳧一翼一目

相得乃飛名曰鵞郭璞注爾雅亦作鵞鵞漢書注師古曰爾雅曰南方而管仲乃云西海其說異也然後物有不召而自

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

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

蕙田案封禪篇著于管子而史記引之可知

其說自春秋已然矣此衰道微六經晦塞未

經孔子刪定而陋儒附會如此此亦孟子所

謂邪說也管子著其說而卒破之其亦有見于後世之必然而設辭以窮之乎

禮器因名山升中于天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龍澂鄭注名猶大也升上也中

猶成也謂巡狩至于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

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也疏泰山謂方岳也巡守至于方岳燔柴告天

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此所謂封禪也太平乃封禪其封禪必因巡守而為之若

未太平但巡守而已其未太平巡守之時亦燔柴以告之故王制說天子巡守

必先柴若太平巡守之時初到方岳以燔柴告至之後乃考諸侯功績及封土

為壇更燔柴祭天告諸侯之成功也此唯泰山為之餘岳則否其巡守則每岳

皆至也而皇氏云太平乃巡守案詩頌時邁巡守告祭柴望時邁武王之詩而

有巡守之禮武王未太平何得云太平乃巡守其義非也孝經說云至刻石紀

號皆孝經緯文也封乎泰山者謂封土為壇在于泰山之上考績燔燎者謂考

諸侯功績燔柴燎牲以告天禪乎梁甫者禪讀為禪謂除地為壇在于梁甫以

告地也梁甫是泰山之旁小山也刻石紀號也者謂刻石為文紀錄當代號謚

案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所以必于泰山何萬物

之所交代之處也必于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

之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迹以自勸也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

之基以報地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故孔子曰封泰山

五禮通考卷四十九 四望山川

惟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其餘皆禪云云者亦泰山傍小山名也但白虎通與史記禪處不同未知孰是也

蕙田案禮記因名山升中于天特巡狩柴望耳注疏乃引緯書封禪以實之不亦誣聖經而賊萬世哉

史記封禪書自古受命帝王曷常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瑞符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廢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湮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又曰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彰蓋難言之諱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惟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後漢書祭祀志注莊子曰易姓而王封于泰山禪于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填堦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形聲相溢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蕙田案觀莊子云云則戰國時有其說矣

河圖真記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

春秋漢含孳天子所以昭察以從斗樞禁令天下體守文宿思以合神保長久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

孝經鈎命決曰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煥炳巍巍教化顯著

蕙田案以上三書所謂識緯之言是也

尚書中候曰昔古聖王功成道洽符瑞出乃封泰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凰不臻未可以封鄭元注云此目東方異氣所生名鱓

蕙田案此即管子而重衍之

帝王世紀曰黃帝得寶鼎與封禪有景雲之瑞故以雲紀官為雲師

蕙田案此亦管子篇內所有

五經通義易姓而王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何天命已為王使理羣生也或曰封以黃金為泥以銀為繩經無明文以義說之所以正封岱泰山者五岳之長羣神之主故獨封于泰山告太平于天報羣臣之功也禪梁父者泰山之支屬能配泰山之德也

白虎通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于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于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也以自效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做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于天地若高者加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甫者泰山旁山名禪于梁甫何以三皇禪于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于亭亭者制度審諦德著明也三王禪于梁甫之山者梁信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平乃封知告于天必也于岱

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詩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粟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蓮蒲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鐘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孝道至則以蓮甫者樹名也其葉大于門扇不搖自扇于飲食清涼助供養也總嗣平明則實連生于房戶賓連者木名連葉相承故在于房戶象繼嗣也日歷得其分度則實莢生于階間實莢樹名也月一日生一莢十五日畢至十六日去莢故莢階生似日月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于庭平路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則生失其人則死孤九尾何狐死邱首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于尾者何子孫常盈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于人民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咸者也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泉也狀若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為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訪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穗天下當和為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蕙田案附會之說無稽之談至此已極不意孟堅而猶為此習俗移人乃至是乎

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王檢封之焉

風俗通尚書禮天子巡守歲二月至于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于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冠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元尊而祖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于其上示增高也冠石紀號著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墮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壇當有所與也三皇禪于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于亭亭德不及于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于聖人三王禪于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帝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江淮間一茅三春為神藉五色土蓋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筭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于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為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石乃止暴病而死悼傷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棊沒石中馬蹄跡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偽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壘處冠石文味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見之入斯為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蹙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于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為登其上下垂著地鳥適飛去後從腰殺取以為弓因名烏號耳

蕙田案風俗通意似稍正而文極支離

袁宏曰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于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于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岳

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于其始取其通必于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真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崔靈恩曰自周以前封者皆封土為壇至秦皇漢武始用石檢袁准正論封禪之言惟周官有王大封之文齊桓公欲封禪聞管仲言而止焚燎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之所為也是以學者疑焉後秦一主漢二君修封禪之事其制為封土方丈餘崇于泰山之上皆不見于經秦漢之事未可專信管仲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異也會稽而可禪四岳皆可封也夫洛陽者天地之所合嵩高者六合之中也今處天地之中而告于嵩高可也奚必于泰山

蕙田案准但略言其事之不可信而未言其事之不可為識不足也未以封泰山不如告

嵩高抑惑矣

又案以上諸儒附會封禪之說

黃憲外史封禪篇齊王將進泰山問于微君曰敝邑

有封禪之山非天子不能舉也秦始以諸侯之國而舉之非僭與微君對曰憲也聞之古者天子巡狩朝諸侯于明堂祀羣神于岱嶽觀民風以布王政未聞有封禪之舉也不經孰甚矣天子一日有萬務其勤惕也如是豈能懈其萬務率之以臣庶曠之以時月而侈心于封禪勒功德于無知之石哉自古迄于秦好為封禪者七十有二然茫昧而不可述大抵皆侈心之主也炎漢重離我二祖光耀前後豐功令德不能殫紀其盛然亦未嘗蹈前王之陋規而舉封禪文景紹厥休烈海內幾刑措之風固盛王素主也至于封禪則恥之及孝武即極玩武佳兵傾海內之命運府庫之積而肆伐匈奴使百姓去家室之樂而身顯功烈之名致符瑞求神仙茂舉封禪以建榮號是以



漢祚中替卒不能休隆于前也歷至于今譚封禪之事者猶昌而未熄豈非貽謀之慮與若秦之始皇又何道哉今以大王之賢而光武王室可以跨秦而登周也誠能偃泰山之碑摧梁父之碣毀雲夢之銘修明堂之典以臨天皇而招八國之諸侯是王之顯功踰于桓文也何必慕狂秦之侈心追七十二君之陋軌哉齊王曰先生幸教不穀美矣駿矣雅矣元矣乃命左右紀之

文中子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蓋其曠世不常行而于禮無所本自漢以來儒生學官議論不同而至不能決則出于時君率意而行之爾

文獻通考馬氏曰案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而太史公作封禪書則以為古受命帝王

未嘗不封禪且當以文中子之言為正

蕙田案文中子數語切中是非而盡其事理矣有德者必有言其信然乎

蘇氏轍曰郊祀天地見夫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代既衰禮失其舊秦漢之間祀五時封泰山禮汾陰雜于郊祀之外儒者以為此禮之大者然五時廢于漢元封禪止于晉武當時自以為賢于秦漢今將考論其實此三者于唐虞三代抑嘗行之乎所謂封禪七十二君亦可信乎秦不足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禪封禪之端發于相如相如之言抑可信乎

胡氏寅曰緯書原本于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于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斷國論者誠能一決以聖人之經經所不

晉書  
卷之六  
載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于理矣  
登封之事原本于燔柴而失之者也詩書紀巡狩而  
柴者記所謂祭天也至于岱宗陟其高山云者記所  
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爲高無則于郊而壇其義  
類一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武王克商始有天  
下故柴望而告也舍此別瀆矣記以饗帝于郊與升  
中于天爲二事則傳者之失也然則七十二君之編  
錄詩書禮典略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  
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  
不講

大學衍義補邱氏濬曰封禪之說詩書禮典略不經  
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  
康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所謂七十二君者果

何代何人哉先儒有言養生至于長生不死爲國至  
于祈天永命皆有是理然人未有能爲之者縱爲之  
然亦不出乎身心日用之間非必由乎服食藥物徼  
求鬼神而後致之也然自秦漢以來千餘年矣有國  
家者未有一人過百年而不死者亦未有一國踰千  
年而不亡者則是有此說而無此事明矣是故明君  
欲求壽年之永莫若寡欲欲得國祚之延莫若愛民  
寡欲而至于全其天愛民而至于過其歷真誠有是  
理亦真誠有是事嗚呼世主所以甘心于不貲之費  
而得封禪之禮者以有秘祝之求也誠知此理反之  
于心知其必無驗之千古知其無效則自不爲矣  
徐氏乾學曰韓詩外傳曰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  
可得而數者七十餘氏不可得而數者萬數袁准正

論曰唯周有王大封之文案成王封禪而文武皆不在七十二君而無一言見于經傳學者疑焉愚謂韓詩外傳亦漢儒附會之說即太史公所引管仲答齊桓公之說皆非事實雖書籍經秦焚烏有七十二君而不一見于經傳者乎至緯書河圖真紀之言皆漢人偽托以諛世主又案晉太康郡國志始皇立石頌德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四守之內莫不郡縣四屬八荒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庶蕃息天祿永得刻石改號有金冊石函金泥玉檢之事焉案史遷云封藏皆秘世不得記則是漢世已無聞矣而太康志所載文亦不類秦人語特杜氏通典載之故附記于此

蕙田案以上數條先儒辨正封禪之說

右傳記諸家論封禪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詩記宋大觀中汶陽劉跂至泰山見其碑摹之乃作親軀遠黎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封禪書秦始皇既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祀騶嶧山頌  
 奏功業于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  
 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  
 木掃地而祭席用菹稽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垂  
 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  
 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于梁父  
 其禮頗采太祝之祠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  
 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于大樹下  
 諸儒既絀不得與用于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  
 之于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始皇  
 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  
 皆曰始皇上泰山為風雨所擊不得封禪

史記正義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

周迴二千里括地志梁父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  
 里西接徂徠山肅然山在博城縣東六十里晉太康  
 地志云肅然泰山趾東北名也

蕙田案始皇封禪意在誇詡功德也

右秦始皇封禪

漢書武帝本紀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緱氏遂東巡海  
 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曰朕以眇  
 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  
 遭天地况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  
 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禋肅然自新嘉與士  
 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  
 邱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  
 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

戶牛酒

郊祀志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肅  
祇郊祀上帝報享賜一角獸蓋麟云于是薦五時時加  
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于是濟北  
王以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齊人公孫卿  
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  
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冕服問于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  
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  
始于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  
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  
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  
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迺召問卿卿對曰受此書申  
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

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  
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  
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  
當上封禪封禪則能仙登天矣元鼎中汾陰得寶鼎上  
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  
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  
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  
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于是迺令諸儒  
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  
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  
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  
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于詩書古文而不敢騁  
上為封祠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

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于是上默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乃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上因東上泰山泰山草木未生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躡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

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陟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爲元封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迺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

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後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史記平準書武帝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預治橋道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泰山至梁甫禪肅然

司馬相如封禪文伊上古之初肇自顓穹生民歷選

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韶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惟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于唐堯臣莫賢于后稷后稷創業于唐公劉發迹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邳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于前謹遺教于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于襁褓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滴漫羨旁魄四

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爾陜游原迴闊泳沫首惡鬱沒晦昧昭晰昆蟲闔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于庖犧雙貉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黃乘龍于沼鬼神接靈囿賓于閒館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邱不亦忍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于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况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驪缺王道之儀羣臣忍焉或謂且

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



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  
可遊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唯  
雨之又潤澤之匪唯濡之我汜布濩之萬物熙熙懷  
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般  
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  
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  
亦于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時孟冬十月君  
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  
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  
寤黎烝於傳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  
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  
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  
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

厥遺此之謂也

倪寬傳漢武帝時議欲倣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  
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  
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對  
曰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祛天地神  
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為之  
節文惟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  
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惟  
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  
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  
堂寬上壽曰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  
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太一六律五

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雖永亨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東方朔傳朔之文辭有封泰山篇

武帝本紀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祀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

郊祀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于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是歲旱天子既出亡名迺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湛祀而去

元封三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天旱意乾封乎

武帝本紀五年冬行南巡守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瀛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夏四月詔曰朕巡荆揚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赦天下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二月禮高里

郊祀志太初元年幸泰山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祀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

武帝本紀太初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禮石闕

郊祀志是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

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執期名曰迎年  
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犢黃焉公玉帶  
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  
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  
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迺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  
令帶奉祠候神物復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  
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故  
上親禪焉

武帝本紀天漢三年春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  
受計還幸北地祀常山瘞元玉

郊祀志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遍于五嶽四瀆矣

武帝本紀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甲申修封丙戌  
禮石閭夏四月幸不其祀神人于交門宮若有鄉坐拜

者作交門之歌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癸巳禮石  
閭

郊祀志上復修封于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是歲雍縣  
無雲如靄者三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集棧陽宮南聲  
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鷲有司以爲美祥以薦宗廟而  
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  
之迹爲解天子猶羈縻不絕幾遇其真泰山五年一脩  
封武帝凡五修封

〔文獻通考〕馬氏端臨曰秦始皇漢武帝之封禪也皆  
黜當時諸儒之議而自定其禮儀攷史氏所載則秦  
之諸儒進蒲車掃地之說漢之諸儒有拘于詩書古  
文而不敢騁之說以此拂二帝之意而不見錄然封

禪非古禮也切詳諸儒之意蓋欲以古帝王巡狩望  
祀之禮而緣飾之然古帝王之事則省方問俗賞善  
罰惡凡以為民其意出于公也秦漢二主之事則誇  
誦功德希求福壽凡以為己其意出于私也迹其舉  
措正自冰炭則又安能考詩書之說行簡質之禮乎  
固宜其見黜也

蕙田案漢武封禪意在慕黃帝之升天也

右漢武帝封禪

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中元元年春二月己卯幸魯進幸  
泰山北海王興齊王石朝于東岳辛卯柴望岱宗登封  
泰山甲午禪于梁父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宮己卯大赦  
天下復羸博梁父奉高勿出今年田租芻藁改年為中  
元

祭祀志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  
禪泰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  
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  
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  
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月上幸魯過泰山告太  
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  
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  
岳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三十二  
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  
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誠善用之姦偽不萌感此文乃詔  
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  
許焉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  
後仙于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

五  
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于古于是罷諸  
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之巔遂東  
巡海上求仙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  
是乃秘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  
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  
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  
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于石旁東  
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  
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  
為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  
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  
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  
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

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  
上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  
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之禮  
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  
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  
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  
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  
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王者遂書書秘刻  
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  
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  
帝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  
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  
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

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闕  
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  
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  
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偽不萌赤漢德興九世  
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  
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方五河圖  
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  
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雒書  
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  
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  
封岱清河雒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  
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  
勢依托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

宗廟墮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  
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  
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皇天睠顧皇  
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  
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  
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  
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  
帛二生一死贊吏治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  
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  
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  
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  
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  
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

晉書卷六十一  
武元年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  
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  
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  
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子泰  
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諸王者後二公孔  
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  
已從食于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于是使謁者以  
一特牲于常祀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疆劉先祀先  
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早  
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尚  
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  
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  
印封石檢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石

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  
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四月己卯大赦天下  
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麗勿出  
元年租芻藁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  
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  
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  
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  
百人治太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  
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  
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  
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  
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

五世三  
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  
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  
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  
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  
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  
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  
枚檢石長五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  
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  
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  
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  
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  
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窅如無道徑遙望其人  
端如竹朽兀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

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  
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為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  
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脇  
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  
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  
之下仰視天門窅遠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  
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  
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  
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捏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  
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  
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  
晡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  
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



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  
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  
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  
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  
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  
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  
梨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  
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  
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  
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  
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  
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  
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

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太康地記曰奉高者以事東岳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  
堂在縣南四里漢武立太壇于東山以登天下示增高

後漢書曹褒傳褒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為博士從  
巡狩岱宗定封禪禮

張純傳建武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  
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  
雅治人風成于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  
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  
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  
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  
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今  
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  
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

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甫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

文獻通考司馬彪論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有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因好仙信方士之言及造石檢印封之事也天道質誠約而不費故牲用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于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夏少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光武欲因孝武故封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天意既封之後未有能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作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著于後者實在其德加于人而不聞其在封矣

胡氏寅曰前世論登封者莫善于許懋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于過舉而不得聞也且世祖享國至是已三十年四垂無虞中土寧謐其心浸滿是以告功皇天明示得意而不自知其多失也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一失也案讖文九世當封禪則孝武之世今乃自綴于元帝而削去成哀平三君二失也玉檢秘文人不得見是必祈求永年三失也前年拒羣臣之請謂百姓怨氣滿腹吾欺天乎豈有治天下三十年民怨未除纔後兩歲即已歡洽此四失也勅戒郡縣有上壽稱美者必髡令屯田詔墨未乾乃自令梁松等討論故事此五失也奉高后配地祇未幾黜降廟主歸于寢園此六失也即位改元終身不可改而又改此七失也凡此七者人君舉動之

大節而疵病如此惜乎光武勇智出倫而學問不足也光武年及耳順方建中元則意在久生不言而自見矣其視向者對宗族乞復之言壽陵迭興之詔即已大異崩徹所謂人心無常詎不然哉

蕙田案光武封禪信讖也

右後漢光武帝封禪

五禮通考卷第四十九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李太保總督隸都御稕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五十

四望山川

附封禪

晉書禮志魏文帝黃初中護軍蔣濟曰夫帝王大禮巡守為先昭祖揚禰封禪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順所繇於前謹遺教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親而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敝亂拯流遁之

五經通考卷五十四 望山川  
三  
艱厄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自文武至於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神人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廢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屈彊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且去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議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撰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蔣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

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天子雖距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之

右魏文帝封禪未行

〔吳志〕孫皓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室所在表為天瑞乃遣司空董朝周處等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右孫皓封禪附

〔晉書禮志〕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曰臣聞肇自生靈則有后辟年載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

家其諡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沈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於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羣生仰毓惟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暫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於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元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內則百姓未寧此盛德

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曰今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屬芒芒禹跡今實過之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修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也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刑政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功告成耶詔不許瓘等又奏曰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冲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人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故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迹古考今宜修此禮至於克定歲月雖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羣后

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乂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勲高皇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祇之歆望使大晉之典謨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思弘道以康庶績以俟他年無所復紛紜也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于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守四岳躬行其道易著觀俗省方禮有升中於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藩列於諸侯或享于岐或有事于太山徒以聖德猶得

爲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數號諡不泯以至於今况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盪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一六合澤被羣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人望絕塞今不羈之寇二代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服大化目覩太平至公至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明憲章古昔勒功岱岳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復上詔曰所議誠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右晉武帝不行封禪

宋書禮志太祖在位長久有意封禪遣使履行太山舊道詔學士山謙之草封禪儀注其後索虜南寇六州荒毀其意乃息

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惟皇天崇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有晉雖聿修前緒而跡淪言廢蔑記於竹素者焉可單書紹乾維建徽號流風聲被絲管自無懷以來可傳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滅鮮義澆而德宣鍾律之先曠世綿絕難得而聞丘索著明者尚有遺炳故易稱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蓋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風化大洽光熙於後炎漢二帝亦踵曩則因百姓之心聽輿人之頌龍駕帝服鏤玉梁甫昌言明稱告成上靈况大宋表祥唐虞受終素德山龍啟符金玉顯瑞異采騰於軫

墟紫烟藹於邦甸錫冕兆九五之徵文豹赴天歷之會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冥休道冠軒堯惠深亭毒而猶執冲約未言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恧焉臣聞惟皇配極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臨黔首協和穹昊膺茲多福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光振八區拯已溺之晉濟橫流之世撥亂寧民應天受命鴻徽洽於海表威稜震乎沙外太祖文皇帝體聖履仁述業興禮正樂頌作象歷明達通於神祇元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獻武英挺遭運屯否三才湮滅迺龍飛五洲鳳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斷出人鬼之表慶煙應高牙之建風耀符發迹之辰親剪凶逆躬清昏盪天地革始夫婦更造豈與彼承業繼緒拓復禹跡車一其軌書罔異文者同年而議哉今龍麟已至鳳凰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雕氣降霧於

宮榭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穗於殿薨連理合榦於  
園籩皆耀質離宮植根蘭圃至夫霜毫元文素翮蘋羽  
泉河山岳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畿憬塗之謁抗驛絕  
祖之奏彪炳雜沓粵不可勝言太平之應茲焉富矣宜  
其從天人之誠遵先王之則備萬乘整法駕修封泰山  
瘞玉岱趾延喬松於東序詔韓岐於西廂麾天閭使啟  
關謁紫宮朝太一奏鈞天詠雲門贊揚幽奧超聲前古  
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茲典度詔曰太宰表如此  
昔之盛王永保鴻名常為稱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難  
入纂絕孝德薄勲淺鑿寐崩愧頃麟鳳表禎茅禾兼瑞  
雖符祥顯見恧乎猶深庶仰述矢志拓清中寓禮祇謁  
神朕將試哉

四年四月辛亥有司奏曰臣聞崇號建極必觀俗以樹

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聖咸由厥道  
元勲上烈融章未分鳴光委緒歌而罔臧若其顯謚略  
騰軌則系綴聲采徵略聞聽爰洎姬漢風流尚存遺芬  
餘榮綿映紀緯雖年絕世紀代革精華可得騰金綵奏  
玉潤鏤迹以燠今鑄德以麗遠而四望埋裡歌之禮日  
觀弛修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易泯自  
茲以降迄於季末莫不欲英弘徽位詳固洪聲豈徒深  
默修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滕非虛奏書非妄埋擊雨  
怒神淳廕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宮載竚散火投郊流  
星奔座寶緯初基厭靈命歷德振弛維功濟淪象元浸  
紛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遠太祖文皇帝以啟  
溝泰運景望震凝采樂調風集禮宣度祖宗相映軌迹  
重暉聖上韞錄蕃河竚翔衡漢金波掩照華耀停明運



五  
動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歌神還靈頽天  
重耀儲正凝位於兼明袞岳蕃華於元列故以祥映昌  
基繁發篆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綜淪蕪搜騰  
委逸奏玉郊宮裡珪元時景集天廟脈壤祥農節至昕  
陽川丘夙禮綱威巡駐表綏中甸史流其詠民挹其風  
於是涵迹視陰振聲威響歷代之渠沈于望內安侯之  
長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鄉羽族卉儀懷音革狀  
邊帛絕書燿光弛燭天岱發靈宗河開寶崇丘淪鼎振  
來泗淵雲皇王岳擣藻雲漢并角即音栖翔禁籞袞甲  
霜味翹舞川肆榮泉流鏡後昭河源故以波沸外關雲  
蒸內澤若其雪趾青毳元文朱綵日月郊甸擇木弄音  
重以榮露騰軒蕭雲掩閣鎬穎孽萌移華淵禁山輿竚  
衡雲鵝竦翼海鰈泳流江茅吐蔭校書之列仰筆以飾

辭濟代之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神勳氣昌物瑞雲照蒲  
軒龜軫闕泉淳芳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遵英抽奇  
麗古該潤圖史施詳闕載表以功懋往初德耀炎昊升  
文中岱登牒天關耀冠榮名擣振聲號而道謙稱首禮  
以虛挹將使元祗缺觀幽瑞垂期梁甫無盛德之容介  
邱靡升聞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交木之鄉奠  
絕金之楛肅靈重表珍符兼貺伏惟陛下謨詳淵載衍  
屬休章依徵聖靈潤色聲業誼辰稽古肅齊警列儒僚  
展采禮官相儀懸蕤動音洪鐘竦節陽路整衛正途清  
禁於是績環珮端玉藻鳴鳳竚律騰駕流文間綵比象  
之容昭明紀數之服徽焯天陣容藻神行翠蓋懷陰羽  
華列照乃詔聯事掌祭賓客贊儀金支宿縣鏞石潤響  
命五神以相列闕九關以集靈警衛兵而關雲先雨祗

以灑路霞凝生闕煙起成宮臺冠丹光壇浮素靄爾乃  
 臨中壇備盛禮天降祥錫壽固皇根谷動神音山傳稱  
 響然後辨年問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  
 之盛彰乎萬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臣等生  
 接昌辰肅懋明世束教管聞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  
 往淪絕拘採遺文辨明訓誥闕四字造訪鄒魯草滕書堙玉  
 之禮具竦石繩金之儀和芝潤瑛鑄璽乾封懼弗軌屬  
 上徽輝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詔曰天生神物昔王稱  
 愧况在寡德敢當鴻貺今文軌未一可儻此奏

右宋文帝孝武帝封禪未行

通典梁武帝天監中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帝命諸儒  
 草封禪儀欲行之著作佐郎許懋建議上嘉納之因推  
 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梁書許懋傳懋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兼著作郎待詔文  
 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  
 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為不可因建議曰臣案  
 舜幸岱宗是為巡守而鄭引孝經鈎命决云封於太山  
 考績柴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  
 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  
 傳也若以禪授為義則禹不應傳啟至桀十七世也湯  
 文不應傳外丙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  
 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  
 甫連延不絕父歿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為盛德者古義  
 以伏羲神農黃帝是為三皇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黃帝  
 封太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德則無所寄矣若  
 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太山禪云云

帝嘗封太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以爲五帝者少昊即黃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者禹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是爲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柏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吳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

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時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爲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帝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弁縉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嬪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生舍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

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  
于上臣阿旨于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  
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爲封禪鄭元有  
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爲謬矣蓋  
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  
帝于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  
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  
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  
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  
地亦有祈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圜丘方  
澤者總爲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  
此即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  
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此爲

九郊亦皆正義望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元鳥至祀于高禩亦  
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  
祭禮云雩禱水旱也是爲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  
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雩  
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爲天祀有十六地祭  
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異于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案繫辭云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乾象云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  
始六位時成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  
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因推演懋議

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停

胡氏寅讀史管見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元博聞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稽古大儒稽古言以祛羣惑遂使有天下者于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守侈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彼梁武之資未必如漢光武之英也一聞懋言遂遏欲行之竟推廣其義以答請者則賢于光武遠矣使其舉措每如此則金甌之業何缺壞之有

右梁武帝不行封禪

通典北齊有巡守之禮并登封之儀竟不行

名臣奏議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紀號秀州長吏樊孝謙對曰臣聞巡岳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袁准發論于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紀啟聖之期茲為昌會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大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嶠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

迎風從火芝艾共焚案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  
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  
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  
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  
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  
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宵流况我威靈能無協讚但  
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  
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  
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  
死子陽尚在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  
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右北齊文宣帝封禪未行

隋書高祖本紀開皇九年陳國平時朝野物議咸願登

封秋七月丙午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  
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  
攸聞而今以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絕冬十一月壬辰致  
使定州刺史豆盧通等上表請封禪上不許

禮儀志自古帝王之興皆稟五精之氣每易姓而起以  
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封訖而禪乎梁甫  
梁甫者泰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其道配成高德故  
禪乎梁甫亦以告太平也封禪者高厚之謂也天以高  
爲尊地以厚爲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也厚梁甫之基  
以報地也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于天地若天地  
之更高厚云記曰王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  
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格齊桓公既霸而欲封禪管仲  
言之詳矣秦始皇既黜儒生而封泰山禪梁甫其封事

皆祕之不可得而傳也漢武帝頗採方士之言造為玉牒而編以金繩封廣九尺高一丈二尺光武中興聿遵其故晉宋齊梁及陳皆未違其議後齊有巡守之禮并登封之儀竟不之行也開皇十四年羣臣請封禪高祖不納晉王廣又率百官抗表固請帝命有司草儀注於是牛弘辛彥之許善心姚察虞世基等創定其禮奏之帝遂巡其事曰此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守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兗州遂次岱岳為壇如南郊又壇外為柴壇飾神廟展宮懸於庭為埋埴二於南門外又陳樂設位於青帝壇如南郊帝服袞冕乘金輅備法駕而行禮畢遂詣青帝壇而祭焉

舊唐書禮儀志隋開皇十四年晉王廣率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十五年幸兗州遂於泰山下為壇設祭不升山而還

右隋文帝不行封禪

冊府元龜兗州刺史薛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

右唐高祖不行封禪

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五年正月癸未朝集使請封禪冊府元龜貞觀五年正月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僉議以為天下一統四夷來同詣闕上表請封禪帝手詔曰省表具懷自有隋失道四海橫流百王之弊于斯為甚朕提劍鞠旅首啟戎行扶翼興運克成鴻業遂荷慈睠恭承大寶每日昃思治弗敢康寧兢兢夕惕用忘興寢履薄馭朽不足為喻賴三靈顯命百辟同心海外無塵

遠夷慕義但流通永久凋殘未復田疇多曠倉廩猶虛  
家給人足尚懷多愧豈可遽追前代取譏虛美所望恂  
恂濟濟叶力盡誠輔其不逮致之王道如得雅頌形于  
金石菽粟同如水火反朴還淳當如來議十二月己亥  
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護等詣朝堂又上表請封禪帝  
曰隋末分離羣兇競逐我提三尺劍數年之間正一四  
海是朕武功所定也突厥強梁世為紛更今乃襲我衣  
冠為我臣吏殊方異類輻輳鴻臚是朕文教所來也突  
厥破滅君臣為俘安養之情同于赤子是朕仁愛之道  
也林邑貢能言鳥新羅獻女樂憫其離本皆令反國是  
朕敦本也酬功錄效必依賞格懲惡罰罪必據刑書割  
親愛捨嫌隙以弘至公之道是朕崇信也非朕苟自矜  
伐欲明聖人之教不徒然也比年穀稼頻登疾疫不作

誠宜展禮名山以謝天地但以喪亂之後民物凋殘憚  
于勞費所未遑也

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羣臣上言  
請封泰山太宗曰議者以封禪為大典如朕本心但使  
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堯舜若  
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禪之儀亦何異于桀紂昔  
秦始皇自謂德洽天心自稱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  
漢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  
為暴虐之主漢文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無假封禪禮  
云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足表至誠何必遠登高山封數  
尺之土也侍中王珪曰陛下發德音明封禪本末非愚  
臣之所及祕書監魏徵曰隋末大亂黎民遇陛下始有  
生望養之則至仁勞之則未可升中之禮須備千乘萬



五章  
騎供帳之費動役數州戶口蕭條何以能給太宗深嘉  
徵言而中外表章不已上問禮官兩漢封山儀注因遣  
中書侍郎杜正倫行太山上七十二帝壇迹是年兩河  
水潦其事乃寢

大唐新語貞觀中百官上表請封禪太宗許焉唯魏徵  
切諫以為不可太宗謂魏徵曰朕欲封禪卿極言之豈  
功不高耶德不厚耶遠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  
登耶何為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  
雖厚矣而澤未旁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  
未足供其求符瑞雖臻爵羅猶密積歲一豐倉廩尚虛  
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但喻于人今有人十  
年長患瘵治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  
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之良醫除其疾

苦雖已人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  
封萬國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泊于海岱  
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  
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之虛弱殫府竭財未厭遠人  
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水旱之災風雨之變  
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言兆人咸爾太宗不能奪  
乃罷封禪

貞觀政要太宗謂房元齡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比表請  
者不絕公等以為何如魏徵對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禪  
自喪亂以來近泰山州縣彫殘最甚若車駕既行不能  
全無使役此便是因封禪而勞役百姓太宗曰封禪之  
事不自取功績歸之於天譬如元齡等功臣雖有益于  
國能自謙讓歸之于朕豈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

晉六  
功歸于天有似于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嶽何謝  
泰山公等評議

冊府元龜貞觀六年公卿百寮以天下太平四夷賓服  
詣闕請封禪者首尾相屬帝不許嘗從容而言曰朕本  
諸公子也始望不及此屬天下喪亂遂有救焚拯溺之  
志義師入關之始羣凶鼎沸當此之時但得三分天下  
亦為足矣朕以不武內稟太上皇之謀外假士大夫之  
力數年之間六合大定升中告禪信亦其時然朕往昔  
蒙犯霜露遂嬰氣疾但恐登封之後彌增誠懼有乖營  
衛非所以益朕也少欲自怡用安年壽公卿等勿復為  
言

唐書禮儀志貞觀十一年羣臣復勸封山始議其禮  
于是國子博士劉伯莊睦州刺史徐令言等各上封禪  
之事互設疑議所見不同多言新禮中封禪儀注簡略  
未周太宗勅秘書少監顏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與  
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參議得失議者數十家遞相駁難  
紛紜久不決于是左僕射房元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  
師道博採衆議堪行用而於舊禮不同者奏之其議吳  
天上帝壇曰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謁敬之儀方展  
慶成之禮固當於壇下陟豫申齊潔贊享已畢然後登  
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於泰山下設  
壇以祀上帝以大祖景皇帝配享壇長一十二丈高一  
丈二尺又議製玉牒曰金玉重寶質性貞堅宗祀郊禋  
皆充器幣豈嫌華美實貴精確况乎三神壯觀萬代鴻  
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縟玉牒玉簡式緼靈奇傳之無窮  
永存不朽今請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簡厚

五原平  
三石通考卷五十一  
二寸長短闊狹一如玉牒其印齒請隨璽大小仍纏以  
金繩五周又議玉策曰封禪之祭嚴配作主皆奠玉策  
肅奉虔誠今玉策四枚各長一尺三寸廣一寸五分厚  
五分每策五簡俱以金編其一奠上帝一奠太祖座一  
奠皇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議金匱曰登配之策盛以金  
匱歸格藝祖之廟室今請長短令容玉策高廣各六寸  
形制如今之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璽又  
議方石再累曰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盛書筴笥所  
以或呼石篋今請方石三枚以為再累其十枚石簡刻  
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璽又  
議泰山上園壇曰四出開道壇場通議南面入升於事  
為允今請介邱上園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  
四面各設一階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階而就上封玉牒

又議園壇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建分  
封亦以班社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請于園壇之  
上安置方石璽緘既畢加土築以為封高一丈二尺而  
廣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牒書藏于其內祀禪之所土封  
制亦同此又議玉璽曰謹詳前載方石緘封玉檢金泥  
必資印璽以為祕固今請依令用受命璽以封石檢其  
玉檢既與石檢大小不同請更造璽一枚方一寸二分  
文同受命璽以封玉牒石檢形制依漢建武時故事又  
議立碑曰勒石紀號顯揚功業登封降禪肆覲之壇立  
碑又議設告至壇曰既至山下禮行告至柴于東方上  
帝望秩遍禮羣神今請其壇方八丈一尺高三尺陛仍  
四出其禪方壇及餘儀式請從今禮仍請柴祭望秩同  
時行事又議廢石闕及大小距石曰距石之設意取牢

固本資實用豈云彫飾今既積土厚封足與天長地久其小距環壇石闕迴建事非經誥無益禮儀煩而非要請從減省太宗從其議仍令附之於禮

顏師古傳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而論者爭為異端師古奏臣譏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于時諸儒謂為適中于是以付有司多從其說冊府元龜貞觀十四年十月甲戌趙王元景等表請封禪奏曰夫功成道合古今以為隆平登封降禪聖賢謂之大典是以出震則天之后革夏變商之君繼韶夏而施尊名崇號諡而廣符瑞顧遲遲焉羣臣區區誠為此也原夫大始云構生靈厥萌黎庶布乎穹壤皇王司其右契遐哉上古以迄於茲歷選休徵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所以敢罄窺管無懼觸鱗瀝膽披肝言亦備矣援天

引聖辭亦殫矣幸蒙亭育之澤降以聽覽之恩大賚雖敷猶申後命未便渙汗方事逡巡懷生之徒不遑寧處伏乞皇帝陛下則天成務應物為心協三才之會昌乃霈然而動色遂萬姓之延首俯凝旒而改容雖復龍圖告徵龜書襲吉尚諮諏于四岳建明謨于兆人欲使六合之中沃心通于朝野八紘之內下問浹于華戎凡在人靈疇無抃躍今茲百辟咸集九有攸同並執玉以來庭俱式歌而且舞遠則重譯僉議近則端笏參謀欣覩增天之高願逢加地之厚絕域忘生而越險華髮忍死而爭趨中外之心克諧愚智之情允睦掌故事者草登封而待期執羈勒者儼車徒而俟命庶官率職三事夙興遠邇昌言明靈幽贊莫不傾視俯聽希陪肆覲之禮效祉呈祥欽承告成之慶山稱萬歲企和鑿而發奇雲

五臺  
浮五彩佇華蓋而交蔭兩儀之情轉迫萬國之望愈深  
臣又聞之屈已從衆至人所以稱仁絲言顯發哲王以  
之敷信昨奉明詔許以試之實降皇情俯同人欲寬仁  
之利斯博示信之道宜弘即日庶尹馳心咸奉章而守  
闕列藩翹足各伏地以祈恩所冀天慈深加昭察制可  
羣寮之奏尅以發軔之期頒示普天申明絕典使夫一  
時之士欣獨高于萬代八荒之首荷周露于再造則臣  
等死日猶生之年不任誠懇之至謹與連牽方牧等奉  
表詣闕固請以聞帝冲讓不許至于再三于是下詔曰  
自古明王君臨區宇功濟天下道被生民內外無虞年  
穀豐稔莫不歸功上元致禮厚地騰茂實于六合飛英  
聲于百代今公卿在列屢屬虛心岳牧具僚固陳僉願  
理在難奪敬依來請顧循諸已仍懷慙德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五年四月辛卯詔以來歲二月  
有事于泰山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丙辰停封泰山  
唐書禮樂志唐太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羣臣請封太  
山太宗初頗非之已而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太山上  
七十二君壇迹以是歲兩河大水而止其後羣臣言封  
禪者多至十五年將東幸行至洛陽而彗星見乃止  
冊府元龜貞觀十五年三月庚辰肅州言所部川原遍  
生芝草先是百僚及雍州父老詣朝堂上表請封禪四  
月辛卯朔下詔曰肇有蒸庶樹之司牧載籍所紀風烈  
猶存至于道洽品物功成宇縣天眷彰于符瑞人事表  
於隆平莫不增封岱宗廣禪梁甫榮鏡六合對越三神  
前聖所以垂其尊名後王所以仰其休烈蓋由此也自  
火德既衰三光分裂金行失御九鼎沈淪諸華競逐彝

五章  
倫大壞雖周室削平趙魏隋氏混一文軌而金革之事  
未戢于封疆雅頌之音弗聞於朝廷遂使至教闕如淳  
風莫反齊郊絕類帝之禮日觀缺升中之儀其已久矣  
朕丕膺景命嗣守洪基承大亂之餘當率土之責負辰  
興惕納隍在慮上憑宗社之靈下資士庶之力草昧伊  
始援干戈以靖亂區夏既平引禮樂以緯俗尉候無警  
菑畲有年比屋咸保其歡含氣不違其性殊方異域盡  
地界而來庭應圖合牒殫天符而表瑞緬懷前載詳求  
諸已豈伊寡德能致此乎固乃上元所叶贊也而羣公  
卿士百辟庶僚因陳人祇之意請遵封禪之典推而不  
居至於數四文武之情彌切內外之議日聞誠請頻繁  
淹歷年載朕繼跡百王因心萬物上奉蒼昊義在薦功  
下撫黎元方祈厚福既迫茲理敢不祇從猥以眇身齊

美上代永言夙志凜乎增惕可以來年二月有事泰山  
所司宜與公卿并諸儒士及朝臣有學業者詳定其儀  
博考聖賢之旨以允古今之中務盡誠敬稱朕意焉于  
是詔太常卿韋挺為簡較封禪大使禮部侍郎令狐德  
棻副焉朝廷參議其儀異端競起秘書少監顏師古乃  
奏稱臣撰定封禪之禮書在十一年春于時諸儒參詳  
以為適中詔公卿定其可否多從師古之禮六月己酉  
有星孛於太微宮犯帝位辛亥朝散大夫行起居郎褚  
遂良進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告成升岳天下幸  
甚而行至雒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  
武優柔數年始行岱禮臣愚伏願詳擇丙辰詔曰自古  
皇王受天之命建顯號於封禪揚洪名於竹帛者莫不  
功濟夷夏道叶人祇然登太山之高刊梁甫之石未有

五言  
七德靡記九部寂寥而欲齊聲於聖哲垂美於篆籀者  
也朕承宗廟之重當區宇之責寅畏三靈憂勤萬姓雖  
戡剪禍亂克定遐荒而至教猶鬱刑典未厝勝殘之化  
未洽于率土和平之風多慙于往烈是以覽經籍而自  
失想壇場而增懼亟寢縉紳之奏屢拒公卿之請逡巡  
大典荏苒歷載近者文武百僚州縣庶尹頻繁抗表殷  
勤固陳咸以爲兩儀交泰四夷賓服禮讓興行年穀豐  
稔蒼昊呈符于上靈符不可以久替黎獻協心於下衆  
欲不可以固拒朕迫茲羣議敢不敬從欲薦功上元大  
報后土升中之儀已具省方之期有日今太史奏有彗  
星出於西方朕撫躬自省深以戰慄良由功業之被六  
合猶有未著德化之覃八表尚多所闕遂使神祇垂祐  
警戒昭然朕畏天之威寢興靡措且曠代盛典禮數非

一行途之間勞費不少冬夏凋弊多未克復將送儀仗  
轉運糧儲雖存節省之義終煩黎庶之力非唯上虧天  
意亦恐下失人心解而更張抑有故實前以來年二月  
有事太山宜停庶夙夜自修遂其罪己之志勤恤匪懈  
申其納隍之情倘蒙靈祇迴睠宗社介福朝廷同于大  
道風俗歸于朴素告成之美更思其宜仍命所司太山  
有前代帝王因封禪立碑及石函檢之類往遭離亂被  
賊毀發並修立瘞藏之

二十年十一月司徒長孫無忌與百官及方岳等上表  
請封禪不許司徒長孫無忌與百僚又請封禪詔曰朕  
念遠役初寧頗須休息深知所請甚合機宜即事省方  
恐生勞擾俟百姓閑逸可徐議之十二月己丑司徒長  
孫無忌等又詣順天門抗表請封禪曰臣聞陰陽不測

五音元  
三禮通考卷五十一  
陶治生靈之謂神道德元通仁育黎元之謂聖聖也者  
自天之攸縱也神也者代天之理物也是以惟天稱辟  
靈心作其會昌惟辟奉天至誠表其封禪升中之道抑  
斯之謂歟由是先王急焉當仁不讓景中必彗時至則  
行務在告于成功故無俟于終日伏見綸旨辭遠役之  
初寧緩此嘉期託侯人之逸豫豈容前歌拔拒戢武之  
後辭勞拓境開疆太平之秋有勸誠如睿慮未昭百姓  
之心假此空言實垂千里之應臣等伏膺麟閣縱觀太  
始之初沈研鳥文歷選櫓巢之上悠悠栗陸未辨犧牲  
森森大庭孰知罇俎袞衣爲飾尚報太帝之功茹毛充  
薦輕展介丘之禮西叙窮乎積石東漸迫乎滄江化未  
覃于九夷貢有闕于三脊猶且範圍天地幹運羲舒揚  
翠旌于奉高撫朱紘于岱岳迓百神而賓上帝契三靈

而謁太壇玉牘靈文飛英華于萬古金繩祕檢騰清輝  
于八埏是知紀號垂名崇高莫加于肆類推功輯瑞廣  
厚莫大于登封若乃靈貺所集人謀允洽雖固執於撝  
謙諒無得而辭也伏惟皇帝陛下研精探賾神無不照  
唯幾所鑒洞出象帝之初先天成則超貫混元之際由  
是大明揚彩麗雕軒以再中景宿騰輝藻璇題以霄映  
奔山車而疊軫促日馭之鳴鑿躍澤馬而相趨徵天駟  
之徐勒煙川清野蓄洩于奕奕之阿薰風驚途扇蕩于  
云云之嶠其冥兆也如彼其顯應也若斯而陛下因事  
逡巡方稽大典使尊名顯號韜光于琰碑絕異殊尤沮  
絢于瓊簡孰謂畏天之命順人之欲者歟率土悽悽深  
所未喻臣又聞之游海若者馮夷之宮爲陋登太山者  
魯侯之邦蓋小是知絳霄不極九垓網絡于胸中赤縣



無涯四海括囊於度內何者升山巢睫竊比所以懸殊  
朝菌靈椿長短自然相度也若夫大樂云替封豨盜鐘  
大禮既湮長鯨裂冕酌撫石于無體鈞天之響鬱興採  
掃地于無形禋宗之道愈劬則女希慙其創制軒后歸  
其正名矣至若比屋見誅農夫化為京觀稟噍無類芻  
牧窮于染鏑重興粒食頌栖畝之餘糧首建驂駮詠徒  
行之兼乘則農皇貶于推轂義氏退以扶輪矣既而凝  
旒闡化中外禔福負辰勝殘飛沈遂性亭育侔于宇宙  
就望體于雲日荷其德以難名用其功而無謝故乃邈  
高辛之順義孕顓頊之疏通矣加以刑清政肅委金科  
而罔施毀犴空罔設畫衣而莫犯通闕梁于負服共苑  
囿于黎蒸擊壤而謠傳清音于戎狄耕田而食建可封  
于皂隸外戶設而不扃神獸馴而靡觸故以光融伊帝

景煥虞庭至於卑宮菲膳孝享通于鬼神大路越席致  
敬極于嚴配黃屋建三辰之旂垂範裕于千祀元昴垂  
九旒之藻設法懸于萬代小正調其玉燭應祥冥而不  
虧中天朗其金鏡與真明而同晷則文命以是伏膺元  
王于茲負笈矣洎乎翦商除害夷項壑災戮冀野而復  
皇猷誅疇華而清帝道提倚天之長劍拯塗炭于遊魂  
揮駐日之雕戈暢懷生于仁壽則駭文武之仍代吞高  
光之累葉矣詮彼數君時聞一善能兼之者實歸仁聖  
若乃提封海外總一寰中日域窮芳華之津月竈跨濛  
波之表顛顛向內並爲冠帶之倫飄飄駕風總萃王庭  
之會賚北荒之明月物天府以摘光筐南州之火毛鬻  
旗亭而吐曜龍伯鈞鰲之旅咸編列于武臣鳳洲君子  
之渠各委質于文吏斯乃書契之所未覩超古先而絕

類矣竊惟域中三大義均一體感通由乎影響彌綸切  
乎交際是知德逾厚者貺逾深功尤高者祥尤著當今  
皞穹儲祉浹天紘以宅心后土錫符總坤維而服化由  
是百官累息萬國聳神僉發叩閭之請佇副上靈之望  
伏願時紆睿綬遠振天聲徵鴻儒聘鯢齒考逸義緝遺  
編撫秦煨之逸文採魯壁之餘蠹酌雲經而定議憲河  
圖而繕儀然後五路乘春金鑣肅景五牛翻其折羽六  
龍輝其鏤錫鼓豐隆而驚翠微振列缺而清綠野疑笳  
發岫合萬歲于山言飛蓋登巒錯五松于林秀登園壇  
而接武降曜魄而齊尊俾夫一代衣冠寘其名于冊府  
四方夷狄鑿其竅于靈宮則普天欣賴懷生再造朝聞  
夕死抃若登仙臣等深荷玉成不勝至願重竭愚瞽昧  
死以聞詔曰朕遐觀哲王煥在方冊功既成矣咸禮備

以升中道既行焉必奉符而告禪所以發揮天命昭格  
上靈其有建顯號以創鴻徽施尊名而騰茂烈者莫不  
揚輝于鏤玉絢景于塗金昭昭然麗三辰而並運滔滔  
焉播四冥而極深朕誠寡德良深景慕曩者氓俗凋弊  
國步甫安勉致隆平日不暇給而槐卿守闕請繼美于  
云亭岳牧叩闈祈踵武于梁岱自惟菲薄至道未凝抗  
禮皞穹實懷疑懼緬尋幼齒運鍾交喪忘其家以徇天  
下委其體以濟寰中翊戴先皇削平諸夏出於萬死首  
導五橫之源不顧一生光錫兆人之命越自鑪炭獲返  
營魂拔於鬼錄並登仁壽竊惟天地之大德存於施生  
朕以徑寸之懷小心襲於造育降期體泰諒或絲茲不  
然者何能致於此也遂得池隍象浦苑囿龍沙置一侯  
於鵜林同六爻於鰥水實資天睠賁以咸亨豈朕微庸

而能及此今茲列辟卿士鴻生碩德各述靈徵累陳丹  
款既迫羣議當事敬從乃詔有司廣召縉紳先生議方  
石園壇之制草封禪射牛之禮修造羽儀輦輅並送之  
雜陽宮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一年正月丁酉詔以來歲二  
月有事於泰山八月泉州海溢壬戌停封太山

冊府元龜貞觀二十一年正月丁酉詔曰朕聞天高地  
大首播黎方媯皇燧人肇恭元籙是知施生為德處崇  
高而不言亭毒攸資委欽明以司契洎乎三正迭建五  
運相遷休烈存乎典墳至道流乎雅頌其有仰齊七政  
俯會百神察靈眷于祥符服元功于昭告莫不罄情梁  
岱繼踵云亭對越兩儀盡先聖之能事揚蕤三統垂曩  
哲之尊名懸鏡天衢罔不繇於此也自中陽絕組堙白

水于窮流宮孽紹興阻黃星于天塹永嘉東播化金馬  
以為牛道武南徂飛蒼鵝以登祚周吞岳裔逮三葉而  
巢傾隋并舜後及二帝而舟覆莫不以凶易亂以暴代  
昏各肆巨壑之心規享上靈之佑卻行求進其可得乎  
由是寂寥千祀無懷之風不嗣泯棄七經子長之言殆  
絕遂使成山日觀久闕升中之儀汶上明堂疇聞類帝  
之義顧瞻禮樂深有可嗟朕幼踐危機愍斯窮運上同  
負翼下靡息肩負荷休徵投旗鞠旅肅恭儲祉吟雲躍  
鱗順朱鳥以行誅騫丹鳳而遐舉射九鳥而懸日月區  
品物以煦陽和練五石以造乾坤濟摧角以全眉壽于  
是尊奉先帝凝旒于廟堂躬履兵鋒憂勤于燮輔既而  
仰逼威命俯順樂推越自唐侯言膺下武深惟憂責之  
重自勗若厲之懷遂致靈貺無涯翦毛頭而降錫遊魂

削衽盡窮髮以開疆東苑蟠桃西池昧谷咸覃正朔並  
充和氣較凝禎於往代窮今古而罕聞考光澤于前皇  
罄練緇而莫覩豈朕眇身勤勞所逮諒由高明垂鑒祚  
此隆平今茲三事大夫百僚庶尹各述天人之意請躡  
封禪之蹤顧惟寡薄推而不有杜絕羣言至于數四中  
外之情尤切企佇之望逾深朕又詳思荷財成於穹昊  
自古賢哲並歸功於大帝迫斯至理弗獲固辭展禮上  
元實增慙懼可以貞觀二十二載仲春之月式遵故實  
有事於太山諸內外具僚岳牧卿士既相敦喻將事告  
成各罄乃心無虧政道恪居職務以協時雍所司宜與  
縉紳先生載筆圓冠之士詳求通典裁其折中深加嚴  
敬稱朕意焉乃令天下諸州明揚仄陋其有學藝優洽  
文蔚翰林政術甄明才膺國器者並宜總集太山庶令

作賦擲金不韞天庭之揆披褐懷玉無溺屠釣之間務  
得英奇當加不次也遣太常卿楊師道為簡較封禪大  
使戶部侍郎盧承慶為副後改令禮部尚書江夏郡王  
道宗為大使司空梁國公房元齡等議云梁甫社首二  
山並是古昔禪祭之所去十五年議奏請禪梁甫今更  
奉詔詳議梁甫去太山七十里又在東南至於行事未  
為穩便社首去太山五里是周家禪處臣等參詳請禪  
社首有詔依奏餘並依十五年議八月壬戌詔曰朕聞  
探元蹟者先實而後賓體至公者本仁而未禮名歸於  
已往哲存而弗務德利於人前聖徇而為急是用範圍  
天地權輕重以會時宜取則陰陽適變通以從眾欲由  
古之封禪無奪事機所謂奉天咸資務隙朕仰窺前志  
歷選哲王無懷有巢緬逾繩契之未龜文鳳紀越在俎

豆之先扣寂寞以傳疑故可略而言也至如三元立統  
百物正名步驟之軌非遙損益之源可挹雖堯心廣運  
局疆域於流沙禹跡遐宣限隄封於碣石猶且先引即  
叙次展玉帛之儀首創賓門方備云亭之典告成之義  
罔弗由茲况朕奄有方輿闡域該於千古仰承靈睭降  
福超於百王巨海所環莫非臣妾長河攸括並入封疆  
日者夷夏同文禎符狎至謂可鳴鑾日觀勒牒仙閣許  
以來春親行告禪而今延陲一姓流竄西陲控弦萬計  
初歸正朔新就繫維又以公卿庶僚各陳誠請遂有翠  
微之役非無板築之勞既而山谷阻深朝宗有礙重披  
丹懇請建玉華且復頻有興造恐致煩勞兼聞河北數  
州頗傷淹滂朕為人父母思濟黎元順動升中理無兼  
遂其介丘之禮宜且權停其玉華宮制度務從菲薄更  
令卑陋庶免風雨稱朕意焉

唐書謝偃傳太宗時偃爲弘文館直學士撰玉牒真  
紀以勸封禪

唐實錄貞觀五年正月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請封  
禪手詔不許十二月己亥朝集使表請帝曰未遑六  
年百僚又請不許十一年帝將有事封禪國子博士  
劉伯莊等皆上封禪事言新禮簡略勅名儒及顏師  
古朱子奢參議得失議者數十家遞相駁難不決于  
是元齡徵師道采衆議以爲永式十四年十月甲戌  
趙王元景等表請壬辰詔從十五年三月庚辰肅州  
言所部川原遍生芝草先是百僚及雍州父老詣朝  
堂表請四月辛卯朔詔以來歲二月有事於泰山詔  
太常卿韋挺爲檢校封禪大使禮部侍郎令狐德棻

副焉秘書少監顏師古奏臣撰禮書在十一年春詔  
公卿定可否多從師古之禮六月己酉有星孛太微  
宮辛亥起居郎褚遂良進曰行至洛陽彗星輒見或  
有未允合者丙辰停封泰山

容齋隨筆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  
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若  
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後二年前上齋夜  
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案索河圖雜讖文言  
九世封禪事者遂奏三十六事于其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禪禮唐太  
宗貞觀五年羣臣以四夷咸服表請封禪詔不許六年復請上曰卿輩皆以封  
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以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  
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  
何必登太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已而欲從其請魏鄭公  
獨以為不可發六難以爭之至以為崇虛名而受寔害會河南北大水遂寢十  
年復使房喬裁定其禮將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太山會星孛太微而罷于謂  
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禪之非形諸詔語可謂著明然不能幾時自  
為翻覆光武感于讖記太宗好大  
喜名以今觀之蓋所以累善政耳

蕙田案漢光武唐太宗皆一代令主灼知封  
禪之非而不免為累一則感於讖記卒毅然

行之一則上下往復歸於中止然光武之興  
也何由知非僕本以讖為始事故深信不疑  
雖初有欺天之語而亦不顧其心事固坦然  
明白也若太宗非力不能行特以終非盛德  
之舉雖四方獻諛議協盈廷不過藉以頌述  
功德為快心之事故時與答勅而姑從之意  
在居其美而謝其名其用心更為深遠也不  
然以貞觀之時何難舉此一事豈彗星河決  
之所可止而鄭公所得而爭哉二主之心跡  
自不同矣

右唐太宗封禪未行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四 禮山川

天

五禮通考卷五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賈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李燾總督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五十一

四望山川 附封禪

通鑑顯慶四年六月詔許敬宗議封禪儀敬宗請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后並配地祇從之唐書高宗本紀麟德元年七月丁未詔以三年正月有事于泰山

冊府元龜麟德元年七月丁未朔詔宜以三年正月式遵故實有事于岱宗所司詳求茂典以從折衷其諸州都督刺史以二年十二月便集岳下諸王十月集東都緣邊州府襟要之處不在集限天下諸州明揚才彥或

銷聲幽藪或藏器下僚並隨岳牧舉送九月乙丑詔曰  
來年行幸岱宗州縣不得浪有煩擾其水淺可涉不可  
繕造橋梁所行之處亦勿開道路諸州及寺觀并百姓  
不得輒獻食

唐書高宗本紀麟德二年二月壬午如東都十月丁卯  
如泰山

舊唐書高宗本紀麟德二年春正月壬午幸東都丁酉  
幸合璧宮甲子以發向泰山停選五月以司空英國公  
李勣少師高陽郡公許敬宗右相嘉興縣子陸敦信左  
相鉅鹿男竇德元為檢校封禪使冬十月戊午皇后請  
封禪司禮太常伯劉祥道上疏請封禪丁卯將封泰山  
發自東都十一月丙子次于原武以少牢祭漢將紀信  
墓贈驃騎大將軍十二月丙午御齊州大廳乙卯命有

司祭泰山丙辰發靈巖頓

冊府元龜麟德二年十月丁卯帝發東都赴東岳從駕  
文武兵士及儀仗法物相繼數百里列營置幕彌互郊  
原突厥于闐波斯天竺國罽賓烏菴崑崙倭國及新羅  
百濟高麗等諸蕃酋長各率其屬扈從穹廬氈帳及牛  
羊駝馬填候道路是時頻歲豐稔斗米至五錢豆麥不  
列于市議者以為古來帝王封禪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十二月丙午至齊州停十日丙辰發靈巖頓至于太岳  
之下庚申帝御行宮牙帳以朝羣臣

唐書高宗本紀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禪于社  
首以皇后為亞獻壬申大赦改元

禮樂志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為圓壇山南四里如圜  
丘三壇壇上飾以青四方如其色號封祀壇王策三以



五岳  
王爲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以金文玉  
匱一長一尺三寸以藏上帝之冊金匱二以藏配帝之  
冊纏以金繩五周金泥玉璽璽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  
璽石碱以方石再累皆方五尺厚一尺刻方其中以容  
玉匱碱旁施檢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當繩刻深三分  
闊一寸五分石檢十枚以檢石碱皆長三尺闊一尺厚  
七分印齒三道皆深四寸當璽方五寸當繩闊一寸五  
分檢立于碱旁南方北方皆三東方西方皆二去碱隅  
皆一尺碱纏以金繩五周封以石泥距石十二分距碱  
隅皆再累皆闊二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碱隅相應  
又爲壇于山上廣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一壝號登封壇  
玉檢玉牒石碱石距玉匱石檢皆如之爲降禪壇于社  
首山上八隅一成八陛加方丘三壝上飾以黃四方如

其色其餘皆如登封其議略定而天子詔曰古今之制  
文質不同今封禪以玉牒金繩而瓦尊匏爵秸席宜改  
從文於是昊天上帝禱以蒼地祇禱以黃配禱皆以紫  
而尊爵亦更焉是歲正月天子祀昊天上上帝于山下之  
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如園丘之禮親封玉冊置石碱  
聚五色土封之徑一丈二尺高九尺已事升山明日又  
封玉冊于登封壇又明日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之降禪  
壇如方丘之禮以大穆皇后文德皇后配而以皇后武  
氏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率百宮以登其帷帝  
皆錦綉羣臣瞻望多竊笑之又明日御朝覲壇以朝羣  
臣如元日之禮乃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名封祀壇  
曰舞鶴臺登封壇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雲臺以紀瑞  
焉其後將封嵩岳以吐番突厥寇邊而止

五十五  
三禮通考卷五十一  
三  
舊唐書禮儀志高宗即位公卿數請封禪則天既立爲  
皇后又密贊之麟德二年二月車駕發京東巡狩詔禮  
官博士撰定封禪儀注有司于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  
先是有司齋戒於前祀七日平旦太尉誓百官于行從  
中臺云來月一日封祀二日登封泰山三日禪社首各  
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上齋于行宮四日致齋三  
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事羣官諸方客使各本司  
公館清齋一宿前祀一日諸衛會其屬未後一刻設黃  
麾半仗于外壇之外與樂工人俱清齋一宿至其年十  
二月車駕至山下及有司進奏儀注封祀以高祖太宗  
同配禪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  
亞獻終獻之禮於是皇后抗表曰伏尋登封之禮遠邁  
古先而降禪之儀竊爲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

配至於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誠恐未周備何者乾坤  
定位剛柔之義既殊經義載陳中外之儀斯別瑤壇作  
配既合于方祇玉豆薦芳寶歸于內職况推尊先后親  
饗瓊筵豈有外命宰臣內參禋祭詳于至理有紊徽章  
但禮節之源雖興于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于遙圖且  
往代封岳雖云顯號或因時省俗意在尋仙或以情覬  
名事深爲已豈如化被乎四表推美于神宗道冠乎二  
儀歸功于先德寧可仍遵舊軌靡創彝章妾謬處椒闈  
叨居蘭掖但以職惟中饋道屬于蒸嘗義切奉先理光  
于蘋藻罔極之思載結于因心祇肅之懷實深于明祀  
但妾早垂定省已闕侍于晨昏今屬崇禋豈敢安于帷  
帟是故馳情夕寢睠羸里而翹魂疊慮宵興仰梁郊而  
聳念伏望展禮之日總率六宮內外命婦以親奉奠冀

五皇平  
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儀積此微誠已淹氣序既屬  
鑾輿將警奠璧非賒輒効丹心庶禋大禮冀聖朝垂則  
永播于芳規螢燭朱光增輝于日月於是祭地祇梁甫  
皆以皇后為亞獻諸王大妃為終獻丙辰前羅舍府果  
毅李敬貞論封禪須明水實樽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  
津而為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  
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數石王充論衡云陽燧取  
火于日方諸取水于月相去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  
之驗也漢書儀云八月飲酎車駕夕牲以鑑諸取水于  
月以陽燧取火于日周禮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  
謂之鑑燧之齊鄭元注云鑑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準  
鄭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為之今司宰有陽燧形  
如圓鏡以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祀

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嘗用  
井水替明水之處奉勅令禮司研究敬貞因說先儒是  
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之法鄭元錯  
解以為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引淮南子  
等書用大蛤也又稱敬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  
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者敬貞所陳  
檢有故實又稱先經試驗確執望請差敬貞自取蚌蛤  
便赴泰山與所司對試是日制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  
至于制度隨世代沿革唯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  
于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即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  
有瓦罇秸席一時行禮文質頓乖駁而不倫深為未愜  
其封祀降禪祈穀上帝后土位先設橐秸瓦甒瓢杯等  
物並宜改用裊褥罍爵每事從文其諸郊祀亦宜准此

吾皇  
于是昊天上帝之座禱以蒼皇地祇禱以黃配帝及后  
禱以紫五方上帝及大明夜明席皆以五色內官以下  
席皆以莞

冊府元龜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于泰山親祀昊  
天上帝于封祀之壇已巳帝登于泰山封玉牒于介丘  
庚午降禪于社首山皇后為亞獻越國大妃燕氏為終  
獻先是李勣許敬宗等議封禪儀注請以高祖太宗二  
座俱配昊天上帝詔從之壬申帝御朝觀壇受朝賀大  
赦天下癸酉帝謂羣官曰升中大禮不行來數千載近  
代帝王雖稱封禪其間事有不同或謂求仙克禋或以  
巡遊望拜皆非尊崇祖業近在隋朝喪亂最甚老者填  
溝壑少壯染兵鋒高祖發自晉陽撥亂反正先朝躬擐  
甲冑纘成大業掃除氛祲廓清區宇遂得四海宅心萬

方仰德朕丕承寶歷十有七年終日孜孜夙夜無怠屬  
國家無事天下泰平華夷乂安遠近輯睦所以躬親展  
禮褒贊先勲情在歸功固非為已遂得上應天心下允  
人望今大禮既畢深以為慰公等休戚是同故應共有  
此慶欲與公等飲宴盡歡各宜在外更衣即求相見仍  
勅所司撤幄帳施玉牀三品以上升壇四品以下縱列  
坐壇下從酒設樂羣臣及諸岳牧競來上壽起舞日晏  
方止戊寅詔兗州置寺觀各三所觀以紫雲仙鶴萬歲  
為稱寺以封巒非煙重輪為名丙戌發自太山改號封  
祀壇為舞鶴臺介丘壇為萬歲臺降禪壇為景雲臺以  
祀日各有弄鶴及山呼萬歲之瑞故也

舊唐書禮儀志乾封三年正月帝親享昊天上上帝于山  
下封祀之壇如圜丘之儀祭訖親封玉策置石礮聚五

色土封之園徑一丈二尺高九尺其日帝率侍臣以下  
 升泰山翌日就山上登封之壇封玉策訖復還山下之  
 齋宮其明日親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上降禪之壇如方  
 丘之儀皇后為亞獻越國大妃燕氏為終獻翌日上御  
 朝觀壇以朝羣臣如元日之儀禮畢讌文武百寮大赦  
 改元案本紀是年三月改元總章

〔大唐新語〕高宗乾封初封禪岱宗行初獻之禮畢執  
 事者趨下而宮官執帷天后率六宮昇壇行禮帷席  
 皆以錦繡為之識者咸非焉

上元三年二月詔今冬有事于嵩岳閏三月以吐蕃犯  
 塞傳之案本紀是年十一月改元儀鳳

冊府元龜上元三年二月詔以今冬有事于嵩岳命有  
 司修撰儀注務從典故閏三月詔以吐蕃犯塞停嵩岳

封禪之禮

舊唐書高宗本紀調露元年秋七月己卯詔以今年冬  
 至有事嵩岳禮官學士詳定儀注冬十月單于大都護  
 府突厥阿史德溫傳及奉職二部相率反叛庚申詔封  
 嵩山宜停

永淳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幸奉天宮遣使祭嵩岳少室  
 箕山具茨等山西王母啓母巢父許由等祠十一月癸  
 亥幸奉天宮時天后自封岱之後勸上封中岳每下詔  
 草儀注即歲饑邊事緊急而止至是復行封中岳禮上  
 疾而止

禮儀志高宗既封泰山之後又欲遍封五岳至永淳元  
 年於洛州嵩山之南置崇陽縣其年七月勅其所造奉  
 天宮二年正月駕幸奉天宮至七月下詔將以其年十

五月  
一月封禪于嵩岳詔國子司業李行偉考功員外郎賈  
大隱太常博士韋叔夏裴守貞輔抱素等詳定儀注于  
是議立封祀壇如園丘之制上飾以元四面依方色爲  
圓壇三成高二丈四尺每等高六尺壇上徑一十六步  
三等各闊四步設十二陛陛皆上闊八尺下闊一丈四  
尺爲三重壝距外壝三十步內壝距五十步燎壇在壇  
東南外壝之內高三尺方一丈五尺南出陛登封壇圓  
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陛爲一壝飾以五色準封祀壇禪  
祭上飾以金四面依方色爲八角方壇再成高一丈二  
尺每等高四尺壇上方十步每等廣四步設八陛其上  
壇陛皆廣八尺中等陛皆廣一丈下等陛皆廣一丈二  
尺爲三重壝之大小準封祀爲埋堦在壇之未地外壝  
之內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朝覲壇于行宮之前爲壇

宮方三分壝二在南壇方二十四丈高九尺南面兩陛  
餘三面各一陛封祀登封五色土封石礮爲園封上徑  
一丈二尺下徑三丈高九尺禪祭五色土封爲八角方  
封大小準封祀制度所用尺寸準歷東封並用古尺諸  
壇並築土爲之禮無用石之文並度影以定方位登封  
降禪四出陛各當四方之中陛各上廣七尺下廣一丈  
二尺封祀玉帛料有蒼璧四圭有邸圭璧禪祭有黃琮  
兩圭有邸無璧又定登封降禪朝覲等日準禮冬至祭  
天子園丘其封祀請用十二日準東封祀故事十二日  
登封十三日禪祭十四日朝覲若有故須改登封已下  
期日在禮無妨又輦輿料云封祀登封皇帝出乘玉輅  
還乘金輅皇太子往還金輅禪祭皇太子加封祀又衣  
服料云東封祀祭日天皇服袞冕近奉制依貞觀禮服

三五七  
大裘又云衮冕服一具齋服之通天冠服一具迴服之  
翼善冠服一具馬上服之皇太子衮冕服又齋則服遠  
遊冠受朝則公服遠遊冠服馬上則進德冠服

冊府元龜永淳二年七月庚申詔以今年十月有事于  
嵩岳宜令禮官學士等審定儀注務展誠敬仍令天下  
岳牧及京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有孝行儒學文武之  
士於是詔禮官議射牛之事太常博士裴守真奏議曰  
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唯封泰  
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于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  
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不可復行據封禪祀禮  
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鸞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鑾駕  
至祠所牢牲總畢天皇唯奠玉酌獻而已若今祀前一  
日射牲事即傷早起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

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貴隨時不可行用神功破陣樂  
及功臣慶善樂二舞每奏上皆立對守真又議曰竊惟  
二舞肇興謳吟攸屬贊九功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  
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聖德而子孫享之詳覽傳記  
未有皇王立觀之禮况升中大事華夷畢集九服仰垂  
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陶甄化育莫匪神功豈於樂  
舞別申嚴禁臣等詳擬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詔並  
從之尋以帝不豫改用來年正月行封禪之禮十月癸  
亥車駕幸奉天宮十一月丙戌詔曰朕聞仁者德之本  
叶亭育之至途禮者道之末乃帝王之餘事歷選往初  
詳觀曩躅惻隱以孚其化變通以會其神朕以虛薄祇  
膺寶位盱食宵衣懼忝于宗社如傷若厲佇濟于黎元  
每以皇基肇闢範圍覆載遺惠所覃昭格區宇虔荷靈

命嘗慮下虧鴻業遍刊羣岳不足上報元功已升聞于日觀思欵謁于天臺志在告成諒非為已屬今茲豐稔方有事于嵩丘崇累聖之不績祈兆人之嘉佑頃者分使出巡存問風俗河南河北尚有十餘州旱澇加以朔方寇盜時或侵邊關內流離未能復業一物失所獨甚納隍數郡不寧豈宜備禮前欲以來年正月封中岳者宜停

蕙田案高宗非有封禪之志者特以席太宗之盛迫武后之請絕不復權其是非而昧昧為之斯亦事理之至奇者矣禪地配后為武氏亞獻地也慢神悖禮不可言矣遂致變亂不亦宜哉

右唐高宗封禪

唐書武后本紀嗣聖十三年即武后萬歲通天元年臘月甲戌如神岳

甲申封于神岳丁亥禪于少室山

王元感傳天授中元感直弘文館武后時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紹興韋叔夏等草儀具衆推練洽

右唐武后封禪附

冊府元龜元宗開元十二年十二月辛酉文武百官吏部尚書裴灌等上請封東岳曰臣聞道協乾坤聖人之元德功存禮樂王者之能事故旁徵前載博考鴻名躬歷數之期遇天人之應莫不發號施令升中合符澤浸黎元以茂聲實者矣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握符提象出震乘圖英威邁于百王至德加于四海梯航接武畢盡戎夷之獻耕鑿終歡不知堯舜之力惡除氛沴增日月之光輝慶襲休榮雜煙雲之氣色靈物紹至休祥



書  
卷之六  
三十一  
沓委江茅將鄙黍均芳雙貉與一莖齊烈固可以稽典  
訓設壇場悉符瑞之美答神祇之貺謙而不發雖在于  
聖心理則難辭孰違于天意臣幸遭昌運謬齒周行咸  
申就日之誠願覩封巒之慶無任勤懇之至謹于朝堂  
奉表陳情以聞帝手詔報曰自中朝有故國步艱難天  
祚我唐大命集于聖真皇帝朕承奉丕業十有餘年德  
未加于百姓化未覃于四海將何以擬洪烈于先帝報  
成功于上元至若堯舜禹湯之茂躅軒后周文之懿範  
非朕之能逮也其有日月之瑞風雲之祥則宗廟社稷  
之餘慶也天平地成人和歲稔則羣公卿士之任職也  
撫躬內省朕何有焉難違兆庶之情未議封崇之禮甲  
子侍中臣乾曜中書令臣說等奏臣聞自古受天命居  
大寶者必登崇高之丘行封禪之事所以展誠敬報神

祇三五迄今未之闕也是以高宗因文武之業盛岱亭  
之禮方冊所記虞夏同風聖移三朝年經五紀封崇之  
典缺而未修山川望幸屬在今日陛下靖多難尊先朝  
天所啓也承大統臨萬邦天所命也焉可不陟東岱禪  
云亭報上元之靈思紹高宗之洪烈則天地之意宗廟  
之心將何以克厭哉且陛下即位以來十有四載創九  
廟禮三郊大舜之孝敬也敦九族友兄弟文王之慈惠  
也卑宮室菲飲食夏禹之恭儉也道稽古德日新帝堯  
之文思也憐黔首惠蒼生成湯之深仁也化元漢風太  
和軒皇之至理也至如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麟介  
窮祥極瑞蓋以薦至而爲常衆多而不錄正以天平地  
成人和歲稔可以報于神明矣鴻生碩儒上章奏而請  
封禪者前後千百聖情撝揖天鑒未回臣等仰考神心

五皇  
傍採衆望封巒展禮時不可抑陛下縱不欲以成功告  
天豈不可以天休報德臣等昧死上請以聞帝手詔報  
曰夫登封之禮告禪之儀蓋聖人之能事明王之盛業  
也朕以眇身託王公之上夙夜祇懼恐不克勝幸賴羣  
公以保宗社至于休徵符瑞皆先帝遺慶朕何賴焉豈  
可以禮百神覲羣后備岱亭之禮展封祀之儀者哉雖  
誠精是違而宿心未暇臣乾曜說等又上言曰臣等考  
天人之際稽億兆之情以爲治定功成登封告禪鴻名  
盛則屬在聖明陛下讓德冲深未允羣議神祇闕望臣  
等懼焉且今四海和平百蠻率職莫不含道德之甘實  
咀仁義之馨香是以上帝聿懷名山望幸珍符薦至年  
穀屢登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自古受命而封禪者  
七十二君安有殊風絕業足以方今也然猶躡梁父登

泰山飛英聲騰茂實而陛下功德之美符瑞之富固以  
孕虞夏含殷周矣有何退讓逡巡于大禮哉夫昭報天  
地至敬也嚴配祖宗大孝也厚福蒼生博惠也登封紀  
號丕業也陛下安可以闕哉况天地之符彰矣祖考之  
靈著矣蒼生之望勤矣禮樂之文備矣陛下安可以辭  
哉故臣等願因神祇之叶贊順華夏之懇誠早稽舊章  
特垂新詔庶幾仲夏乘農之隙以展巡狩朝覲之儀則  
天下幸甚臣等昧死重請以聞帝又詔報曰夫治定然  
後制禮功成然後作樂朕承奉宗廟恐未克勝未能使  
四海乂安此禮未定也未能使百蠻效職此功未成也  
焉可以揚景化告成功雖欲答于神祇終候安于兆庶  
再省誠懇惻怵良深乾曜說等又再上言曰臣聞聖人  
者與天地合德故珍符休命不可得而辭鴻名盛典不

五言  
三禮通考卷之二  
可得而讓陛下功格上天澤流厚載三五之盛莫能比  
崇登封告成理叶幽贊故符瑞異臻天意也書執大同  
人事也菽粟屢登和平也刑罰不用至理也今陛下稽  
天意以固辭違人事以久讓是和平而不崇昭報至理  
而闕薦祖宗億兆之情猶知不可況上帝臨照神祇顧  
諛其可止乎願納王公卿士列岳縉紳之望迴命有司  
速定大典臣等不勝懇切敢昧死再拜上請以聞時儒  
生墨客獻賦頌者數百計帝不得已而從之丁卯下詔  
曰自古受命而王者曷嘗不封泰山禪梁父答厚德告  
成功三代之前率由斯義自魏晉已降迄至周隋帝典  
闕而大道隱王綱弛而舊章闕千載寂寥封崇莫嗣物  
極而復天祚我唐文武二后應圖受籙泊于高宗重光  
累盛承至理登介丘懷百神震六合紹殷周之統接虞

夏之風中宗弘懿鑠之休睿宗穆粹清之道巍巍蕩蕩  
無得而稱者也朕昔戡多難稟略先朝虔奉慈旨嗣膺  
丕業是用創九廟以申孝敬禮二郊以展嚴禋寶菽粟  
于水火捐珠玉于山谷兢兢業業非敢追美前王日慎  
一日實以奉遵遺訓至于巡守大典封禪鴻名顧惟寡  
薄未遑時邁十四載于茲矣今百穀有年五材無眚刑  
罰不用禮義興行和氣氤氳淳風淡泊蠻夷戎狄殊方  
異類重譯而至者日月于闕庭奇獸神禽甘露醴泉窮  
祥極瑞者朝夕于林籞王公卿士罄迺誠于中鴻生碩  
儒獻其書于外莫不以神祇合契億兆同心斯皆烈祖  
聖考垂裕餘慶故朕得荷皇天之景祐賴祖宗之介福  
敢以眇身而顯其讓是以敬承羣議弘此大猷以光我  
高祖之丕圖以紹我太宗之鴻業永言陟配祇感載深

五言三  
可以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實有事泰山所  
司與公卿諸儒詳擇典禮預為備具勿廣勞人務存節  
約以稱朕意所緣封禪儀注兵馬陪集並皆條奏布告  
遐邇

唐書禮樂志開元十二年四方治定歲屢豐稔羣臣多  
言封禪中書令張說又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泰  
山於是說與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縉秘書少  
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刊定儀注立圓臺於山上  
廣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圓臺上起方壇廣  
一丈二尺高九尺其壇臺四面為一階又積柴為燎壇  
於圓臺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  
南出戶六尺又為圓壇於山下三成十二階如圜丘之  
制又積柴於壇南為燎壇如山上又為玉冊玉匱石碣

皆如高宗之制元宗初以謂升中於崇山精享也不可  
諠譁欲使亞獻已下皆行禮山下壇召禮官講議學士  
賀知章等言昊天上帝君也五方精帝臣也陛下享君  
於上羣臣祀臣於下可謂變禮之中然禮成于三亞終  
之獻不可異也於是三獻皆升山而五方帝及諸神皆  
祭山下壇元宗問前世何為秘玉牒知章曰玉牒以通  
意於天前代或祈長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  
曰朕今為民祈福無以秘為即出玉牒以示百寮乃祀  
昊天上帝於山上壇以高祖配祀五帝以下諸神於山  
下其祀禮皆如圜丘而卜日告天及廟社大駕所經及  
告至問百年朝覲皆如巡守之禮其登山也為大次于  
中道止休三刻而後升其已祭燔燎侍中前跪稱具官  
臣某言請封玉冊皇帝升自南陛北向立太尉進昊天

上帝神座前跪取玉冊置于案以進皇帝受玉冊跪內之玉匱纏以金繩封以金泥侍中取受命寶跪以進皇帝取寶以印玉匱侍中受寶以授符印郎太尉進皇帝跪捧玉匱授太尉太尉退復位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退入于次太尉奉玉匱之案于石碱南北向立執事者發石蓋太尉奉玉匱跪藏于石碱內執事者覆石蓋檢以石檢纏以金繩封以石泥以玉寶遍印引降復位帥執事者以石距封固又以五色土圓封其配座玉牒封于金匱皆如封玉匱太尉奉金匱從降俱復位以金匱內太廟藏于高祖神堯皇帝之石室其禪于社首皆如方丘之禮

舊唐書禮儀志上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縉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等與禮官于集賢書院刊撰儀注元宗初以靈山好靜不欲喧繁與宰臣及侍講學士對議用山下封祀之儀于是張說謂徐堅韋縉等曰乾封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先后配享王者父天而母地當今皇母位亦當往帝之母也子配母享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非古之制也天鑿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文德皇后配皇地祇天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為終獻宮闈接神有乖舊典上元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園丘韋氏為亞獻皆以婦人升壇執籩豆滌黷穹蒼享祀不潔未及踰年國有內難終獻皆受其咎掌座齋郎及女人執祭者多亦天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須革正斯禮以睿宗大聖貞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乃定議奏聞上從之舊禮郊祀既畢收取玉

五真  
五禮通考卷五十一  
帛牲體置于柴上然後燔于燎壇之上其壇于神壇之  
左顯慶中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因修改舊禮乃奏曰謹  
案祭祀之禮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宗廟  
則燔蕭灌鬯皆貴氣臭同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甚詳  
委柴在祭物之初理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  
天以燔柴為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為先然後行  
正祭又禮論說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  
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用脅之九个太宰令奉  
牲脅太祝令奉圭璧俱奠燎薪之上此即晉氏故事亦  
無祭天之文既云漢儀用牲頭頭非神俎之物且祭末  
俎皆升右胖之脅惟有三禮賀循既云用祭天之牲左  
胖復云今儀用脅九个足明燔柴所用與升俎不同是  
知自在祭初別燔牲體非于祭末燒神餘饌此則晉氏

以前仍遵古禮唯周魏以降妄為損益納告廟之幣事  
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為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  
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駢犢  
之屬祀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圭猶祀廟之有圭瓚是  
以周官典瑞文勢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例而今新  
禮引用蒼璧不顧圭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  
又燔柴作樂俱以降神則處置之宜須相依準柴燔在  
左作樂在南求之禮情實為不類且禮論說積柴之處  
在神壇之南新禮以為壇左文無典故請改燔為祭始  
位樂懸之南外壝之內其禋祀瘞埋亦請準此制可之  
自是郊丘諸祀並先焚而後祭及元宗將作封禪之禮  
張說等參定儀注臣徐堅康子元等建議曰臣等謹案  
顯慶年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狀稱祭

五十六  
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者臣等案禮  
迎神之義樂六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祇出九變則鬼  
神可得而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  
神也案尚臭之義不爲燔之先後假如周人尚臭祭天  
則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則殷人尚聲祭天亦燔  
柴何聲可燔先迎神乎又案顯慶中無忌等奏稱晉氏  
之前猶遵古禮周魏以降妄爲損益者今案郭璞晉南  
郊賦及注爾雅祭後方燔又案宋志所論亦祭後方燔  
又檢南齊北齊及梁郊祀亦飲福酒後方燔又檢後周  
及隋郊祀亦先祭後燔據此即周遵後燔晉不先燔無  
忌之言義乃相乖又案周禮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  
禮天地四方注云禮謂始告神時薦于神座也下文云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皆有牲幣各如其器之色又

禮器云有以少爲貴者祭天特牲是知蒼璧之與蒼牲  
俱各奠之神座理節不惑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  
帝即明祀昊天上帝之時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青圭  
赤璋白琥元璜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于其  
方迎氣所用自分別矣今案顯慶所改新禮以蒼璧與  
蒼牲蒼幣俱用先燔蒼璧既已燔矣所以遂加四圭有  
邸奠之神座蒼牲既已燔矣所以更加駢牲充其實俎  
混昊天于五帝同用四圭失特牲之明文加爲二犢深  
乖禮意事乃無憑考功員外郎趙冬曦太學博士侯行  
果曰先焚者本以降神行之已久若從祭義後焚爲定  
中書令張說執奏曰徐堅等所議燔柴前後議有不同  
據祭義及貞觀顯慶以後既先燔若欲正失禮求祭義  
請從貞觀禮如且因循不改更請從顯慶禮凡祭者本

以心為主心至則通于天地達于神祇既有先燔後燎  
自可斷于聖意所至則神于神明燔之先後臣等不敢  
裁定元宗令依後燔及先奠之儀是後太常卿寧王憲  
奏請郊壇時祭並依此先奠璧而後燎柴瘞埋制從之  
時又有四門助教施敬本駁奏舊封禪禮八條其略曰  
舊禮侍中跪取匱沃盥非禮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將致  
潔而尊神故使小臣為之今侍中大臣也而沃盥于人  
君太祝小臣也乃詔祝于天神是接天神以小臣奉人  
君以大臣故非禮案周禮大宗伯曰鬱人下士二人贊  
裸事則沃盥此職也漢承秦制無鬱人之職故使近臣  
為之魏晉至今因而不改然則漢禮侍中行之則可矣  
今以侍中為之則非也漢侍中其始也微高帝時籍儒  
為之惠帝時閎儒為之留侯子辟疆年十五為之至後

漢樓堅以議郎拜侍中郤闔自侍中遷步兵校尉其秩  
千石少府卿之屬也少府卿秩中二千石丞秩千石侍  
中與少府丞班同魏代蘇則為之舊侍中親省起居故  
謂之執獸子吉茂見謂之曰仕進不止執獸子是言其  
為褻臣也今侍中名則古宦人非昔任掌同變理寄實  
鹽梅非復漢魏執獸子之班異乎周禮鬱人之職行舟  
不息墜劍方遙驗刻而求可謂謬矣夫祝以傳命通主  
人之意以薦于神明非賤職也故兩君相見則卿為上  
儼况天人之際其肅恭之禮以兩君為喻不亦大乎今  
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然則周漢太  
祝是禮矣何者案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  
士四人掌六祝之辭大宗伯為上卿今禮部尚書太常  
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



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外郎太常博士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辭矣又漢太祝令秩六百石與太常博士同班梁太祝令與南臺御史同班今太祝下士之卑而居下大夫之職斯又刻舟之論不異于前矣又曰舊禮謁者引太尉升壇亞獻非禮也謁者已賤升壇已重是微者用之于古而大體實變于今也案漢官儀尚書御史臺官屬有謁者僕射一人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權謁者又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祿勳官屬有郎中員外秩比二千石有謁者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古之謁者秩異等今謁者班微以之從事可謂踈矣又曰舊禮尚書令奉玉牒今無其官請以中書令從事案漢武帝時張安世為尚書令遊宴後宮從

官以宦者一人出入帝命改為中書謁者令至成帝罷宦者用士人魏黃初改祕書署中書監令舊尚書并掌制誥既置中書官而制誥樞密皆掌焉則自魏以來中書是漢朝尚書之職今尚書玉牒是用漢禮其官既闕故可以中書令主之議奏元宗令張說徐堅名敬本與之對議詳定說等奏曰敬本所議其中四條先已改定有不同者望臨時量事改攝制從之十二年十一月丙戌至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帝服袞冕于行宮致齋于供帳前殿己丑日南至大備法駕至山下元宗御馬而登侍臣從先是元宗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欲初獻于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于山下壇行事名禮官學士賀知章等入講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精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

異位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羣臣祀臣位于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爲變禮之大者也禮成于三初獻亞終合于一處元宗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于是敕三獻于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諸神座于山下壇行事元宗因問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知章對曰玉牒本是通于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故莫知之元宗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秘事宜將玉牒出示百僚使知朕意其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宗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庚寅祀昊天上帝于山上封

臺之前壇高祖神堯皇帝配享焉邠王守禮亞獻寧王憲終獻皇帝飲福酒癸巳中書令張說進稱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圓臺四階謂之封壇臺上有方石再累謂之石礧玉牒玉冊刻玉填金爲字各盛以玉匱束以金繩封以金泥皇帝以受命寶印之納二玉匱于礧中金泥礧際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壇東南爲燎積柴其上皇帝就望燎位火發羣臣稱萬歲傳呼至山下聲動天地山下祀壇羣臣行事已畢皇帝未離位命中書門下曰朕以薄德恭膺大寶今封祀初建雲物休祐皆是卿等輔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長如今日不敢矜怠中書令張說跪言聖心誠懇宿齋山上昨夜則息風收雨今朝則天清日暖復有祥風助樂卿雲引燎靈迹盛事千古未聞陛下

又思慎終如初長福萬姓天下幸甚先是車駕至岳西  
來蘇頓有大風從東北來自午至夕裂幕折柱衆恐張  
說倡言曰此必是海神來迎也及至岳下天地清晏元  
宗登太山日氣和煦至齋次日入後勁風偃人寒氣切  
骨元宗因不食次前露立至夜半仰天稱某身有過請  
即降罰若萬人無福亦請某爲當罪兵馬辛苦乞停風  
寒應時風止山氣溫暖時從山上布兵至于山壇傳呼  
辰刻及詔命來往斯須而達夜中燃火相屬山下望之  
有如連星自地屬天其日平明山上清迴下望山下休  
氣四塞登歌奏樂有祥雲自南而至絲竹之聲飄若天  
外及行事日揚火光慶雲紛郁遍滿天際羣臣並集於  
社首山帷宮之次以候鑾駕遙望紫煙憧憧上達內外  
歡譟元宗自山上便赴社首齋次辰巳間至日色明朗

慶雲不散百辟及蕃夷爭前迎賀辛卯享皇地祇于社  
首之太折壇睿宗大聖真皇帝配祀五色雲見日重輪  
藏玉策于石礧如封壇之儀壬辰元宗御朝覲之帳殿  
大備陳布文武百僚二王後孔子後諸方朝集使岳牧  
舉賢良及儒生文士上賦頌者戎狄蠻羌胡朝獻之  
國突厥頡利發契丹奚等王大食謝颺五天十姓崑崙  
日本新羅靺鞨之侍子及使內臣之番高麗朝鮮王伯  
濟帶方王十姓摩阿史那興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賢王  
日南西二鑿齒雕題牂牁烏訥之酋長咸在位制曰朕  
聞天監惟后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復始  
厥初作者七十二君道洽跡著時至符出皆用事于介  
丘升中于上帝人神之望蓋有以塞之皇王之序可得  
而言朕接統千歲承光五葉惟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

之靈作主往者內難幽贊而集大勲間無外虞守成而  
纘舊服未嘗不乾乾終日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協心聿  
求至理以弘我烈聖其庶乎馨香今九有大寧羣氓樂  
業時必敬授而不奪物亦順成而無天懋建皇極幸致  
太和洎乃幽遐率由感被戎狄不至唯文告而來庭麟  
鳳已臻將覺情而在藪以故凡百執事亟言大封顧惟  
不德切欲勿議伏以先聖儲祉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  
今敢侑神而無報大篇斯在朕何讓焉遂奉遵高宗之  
舊章憲乾封之令典時邁東土柴告岱岳精意上達胥  
蠶來應信宿行事雲物呈祥登降之禮斯畢嚴配之誠  
獲展百神羣望莫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來慶斯是天  
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予非常  
之惠澤亦宜逮下可大赦天下封太山神爲天齊王禮

秩加三公一等仍令所管崇飾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樵  
採給近山二十戶以奉祠神元宗製紀泰山銘御書勒  
于山頂石壁之上其詞曰朕宅位十有四載顧惟不德  
懵于至道任夫難任安夫難安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  
心之浩蕩若涉于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宰衡庶  
尹交修皇極四海會同五典敷暢歲云嘉熟人用大和  
百辟僉謀唱余封禪謂孝莫大于嚴父謂禮莫尊于告  
天天符既至人望既積固請不已固辭不獲肆余與夫  
二三臣稽虞典繹漢制張皇六師震讐九寓旌旗有列  
士馬無譁肅肅邕邕翼翼溶溶以至于岱宗順也爾雅  
曰泰山爲東岳周官曰兗州之鎮山實萬物之始故稱  
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稱宗焉自昔王者受命易姓  
于是乎啓天地薦成功序圖錄紀氏號朕統承先王茲

率厥典實欲報元天之眷命爲蒼生之祈福豈敢高視  
千古自比九皇哉故設壇場于山下受羣方之助祭躬  
封燎于山上冀一獻之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廣增地  
之義也乃仲冬庚寅有事東岳類于上帝配我高祖在  
天之神罔不畢降粵翌日禪于社首佑我聖考祀于皇  
祇在地之神罔不咸舉暨壬辰覲羣后上公進曰天子  
膺天符納介福羣臣拜稽首呼萬歲慶合歡同乃陳誠  
以德大渾協度彝倫攸敘三事百揆時乃之功萬物由  
庚兆人允植列牧衆宰時乃之功一二兄弟篤行孝友  
錫類萬國時惟休哉我儒制禮我史作樂天地擾順時  
唯休哉蠻夷戎狄重譯來貢累聖之化朕何慕焉五靈  
百寶日來月集會昌之運朕何惑焉凡今而後儆乃在  
位一王度齊象法權舊章補缺政存易簡去煩苛思立

人極乃見天則於戲天生蒸人惟后時能以美利利天  
下事天明矣地德載物惟后時相能以厚生生萬人事  
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  
其曰懿爾幼孫克享上帝唯帝時若馨香其下丕乃曰  
有唐氏文武之曾孫隆基誕錫新命纘我舊業永保天  
祿子孫其承之余小子敢對揚上帝之休命則亦與百  
執事尚綏兆人將多于前功而茲彼後患一夫不獲萬  
方其罪余一心有紿上天其知我朕惟寶行三德曰慈  
儉謙慈者覆無疆之言儉者崇將來之訓自滿者人損  
自謙者天益如是則軌迹易循基構易守磨石壁刻金  
石冀後之人聽辭而見心觀末而知本銘曰維天生人  
立君以理維君受命奉天爲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  
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

五禮通考卷五十一  
五禮通考卷五十一  
萬邦罄天張宇盡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邕高祖稽  
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  
巍巍岱宗衛我神主中宗紹運舊邦惟新恭已南面氤  
氲化醇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余小子重基五聖匪功  
伐高匪德矜盛叙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  
姓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禪亭亭或禪云云其迹不見  
其名可聞祇通文祖光昭舊勳方士虛誕儒書不足佚  
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雨漢汙編錄德未合天或承  
之辱道在觀政名非從欲銘之絕巖播告羣岳于是中  
書令張說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  
尚書蘇頌撰朝覲壇頌以紀聖德

冊府元龜開元十三年四月乙丑撫州三脊茅生有上  
封事者言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將欲封禪

問于夷吾夷吾對曰江淮間三脊茅生用以縮酒乃可  
封禪其將無茅桓公大慙而罷自歷千古今始一生昔  
昭王南征責楚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則是其地其茅今  
高一尺至八月長足方堪縮酒特望聖恩至時令采用  
祭泰山并掘根于苑內植之時宰臣已遣使于岳州採  
沅江茅乃奏曰管夷吾為桓公是諸侯不合封禪故稱  
茅以拒之及伐楚之日尊周室行伯道及責楚云包茅  
不入王祭不供若以茅為瑞是不知經義臣等歷任荆  
楚博訪貢茅沅江最勝臣已牒岳州取訖今稱撫州有  
茅請移根入苑且貉不踰汶橘不過江移根苑中信是  
虛語望勅撫州且進六束與沅江相比用之帝曰可癸  
酉詔朝集使各舉所部孝悌文武集於泰山之下勅曰  
封祀告成爲萬姓祈福必資清潔以副朕心其行事官

及齋郎應致齋者宜令御史行齋切勿容疎怠有雄野  
 雞飛入齋宮馴而不去久之飛入仗衛忽不見邠王守  
 禮等賀曰臣謹案舊典雌來者伯雄來者王又聖誕酉  
 年雞主于酉斯蓋王道遐被天命休禎臣請宣付史官  
 以彰靈貺

唐書列傳張說為中書令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  
 儀及登封還詔說撰登封壇頌刻之泰山

唐張說封禪壇頌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  
 致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鑿石紀號天文煥發儒臣  
 志美立碣祠壇曰厥初生人俶有君臣其道茫昧其  
 氣樸略因時歛起與運而紛落泯泯沒沒而無聞焉  
 爾後聖人取法象立名位衣裳以等之甲兵以定之  
 於是禮樂出而書記存矣究其源致敬乎天地報其

本致美乎鬼神則封禪者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為  
 也閱曩聖之典訓考列辟之通術疇若天而不成曷  
 背道而靡失由是推之封禪之義有三帝王之略有  
 七七者何傳不云乎道德仁義禮智信順之稱聖哲  
 逆之號狂悖三者何一位當五行圖錄之序二時會  
 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是謂與天合  
 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人且未許其如天  
 何言舊史者君莫道於陶唐舜禹臣莫德於臯陶稷  
 禹三臣備德皆有天下仲尼敘帝王之書繫魯秦之  
 誓明魯祀周公用王禮秦承伯益接周統孔聖微旨  
 不其效歟然秦定天下之功高享天祿之日淺天而  
 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於皇家天之贊唐不  
 惟舊矣其興之也元靈啟迪黃祇顧懷應歸運以義

五百六  
舉撫來蘇以利見獲也無放夏之慙武也無伐殷之  
戰高祖創業四宗重光有德格天漏泉蒸雲濡露菌  
蠢滋育氤氳涵煦若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溥有  
形而希景罄無外而宅心百有八年於茲矣皇帝攘  
內難而啓新命戴睿宗而纘舊服宇宙更闢朝廷始  
位蓋羲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  
咸和黎民於變立土圭以步歷革銅渾以正天蓋唐  
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官著禮井田三壤五  
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三代之設  
王制也武緯之文經之聖謨之神化之然猶戰戰兢  
兢日慎一日約規誨以進德遂忠良以代工講習乎  
無爲之書討論乎集賢之殿寵勇爵貴經門翼乎鸞  
鸞之列在庭毅乎貔貅之師居鄙人和傍感神寶沓

至乾符坤珍千品萬類超圖軼牒未始聞記我后以  
人瑞爲心不以物瑞爲意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休哉  
陛下孝至於天故合於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大穰間  
歲祀園丘日不奄朔感祥以祚聖因事以觀天天人  
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岳埽路望翠華之來上帝儲  
恩俟蒼璧之禮久矣焉可專讓而廢舊勛羣臣固言  
勤帝知罪至於再至於三帝乃揖之曰欽崇天道俯  
率嘉話恐德不類敢憚于勤其撰巡狩之儀求封禪  
之故既而禮官不誠而備軍政不謀而輯天老練日  
雨師灑道六甲案隊八神警蹕孟冬仲旬乘輿乃出  
千旗雲列萬戟林行霍濩燐爛飛焰揚精原野爲之  
震動草木爲之風生歷郡縣省謠俗問耆年舉百祀  
興墜典葺闕政攸徂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里



五音共  
五禮通考卷五十一  
如堵城邑連歡丘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過以泣  
不圖蒿里之魂復見乾封之事堯雲往舜日還神華  
靈鬱爛漫乎穹壤之間是月來至於岱宗祇祓齋宮  
滌濯靜室凝神元覽將款太一議夫泰山者聖帝受  
天官之宮天孫愬人靈之府自昔立國莫知萬類克  
升中而建號惟七十而有五我高宗六之而今七矣  
非夫等位盛時明德曠代遼闊難并之甚哉先時將  
臻夫大封也累封壇於高岡築泰壇於陽陟夫其天  
壇三襲辰陞十二咸秩衆靈列座有次崇牙樹羽管  
磬鏞鼓宮懸於重墮之內干戚釵鈇鉞戣周衛  
於四門之外伐國重器傳代絕瑞旅之於中庭玉輦  
金轂翠冒黃屋夾之於端路庶官百辟羗夷蠻貊褒  
成之後讓王之客敘立於禮神之場髦頭弩牙鐵馬

金鏃介冑如雪旗幟如火遠匝於清禁之野於是乎  
以天正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留羣臣於谷  
口皇帝御六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  
天門臨日觀次沆壑宿巉巖赤霄可接白雲在下庚  
寅祀高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於下位以享衆  
神皇帝冕裘登壇奠獻俯僂金奏作佾羽舞撞黃鐘  
歌大呂開閭闔與天語請將信公奉斗布度懋建皇  
極勤恤蒼生招嘏乎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節而  
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乃檢玉牒於中頂  
揚柴燎於高天庶衷誠而上達若憑焰而駕烟日轡  
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馬而隨人萬歲山呼從  
天而至地越翌日尊睿宗侑地祇而禮社首遂張大  
樂觀東后國風惟舊無黜幽削爵之誅王澤惟新有

五音卅六  
禮通考卷之十一  
三  
青災大賚之慶不浹日至化洽於人心不崇朝景福  
遍於天下然後藏金櫃於祔室迴玉鑾於上都煌煌  
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於斯之時華  
戎殊俗異音同歎曰岳合多雨山峻多雲豈有大舉  
百萬之師尅期千里之外乃行事之日則天無點翳  
地無纖塵嚴冬變為韶景寒谷鬱為和氣非至德孰  
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昔人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今信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心服之謂矣  
或曰祭泰折主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  
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夫柴瘞外事  
帝王主之蒸嘗內事后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  
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令千載承末光聆絕韻咀甘實  
漱芳潤爍元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說作頌告

於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待採彼  
輿人之詩曰大矣哉維天為大維皇則之率我萬國  
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神共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徐堅傳元宗時堅充集賢學士從上泰山以參定儀  
典加光祿大夫

裴光庭傳元宗有事岱宗中書令張說以天子東巡  
京師空虛恐突厥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庭  
與謀對曰封禪所以告成功也成功者德無不被人  
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突厥非昭德也  
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  
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寶乖矣且諸蕃突厥為大贄幣  
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大臣使赴行在  
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

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  
突厥果遣使來朝契丹酋長與諸蕃長皆從行在東  
封還遷兵部侍郎

〔康子元傳〕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歷獻陵令開元初詔  
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  
薦子元及平陽敬會真于說說藉以聞並賜衣幣得  
侍讀子元擢累祕書少監會真四門博士俄皆兼集  
賢侍講學士元宗將東之泰山說引子元行果徐堅  
韋縉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  
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說堅子元白奏周官樂六變  
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齋福  
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便行果與起冬曦議  
以為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

挺不徒說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耶議未判說  
請決于帝帝詔後燔

〔酉陽雜俎〕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壻鄭鎰  
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  
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元宗見鎰  
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旛綽曰此泰山  
之力也

右唐元宗封禪



